

# 兒孫滿堂

家 編 輯 部 選 編



家 雜 誌 社 發 行

家編輯部選編

兒孫滿堂

家雜誌社發行

★ 刊期大兩迎歡衆大 ★

編主音嘉黃 編主德音嘉黃  
家風西

福幸庭家進促 華精詩雜洋西述譯  
活生女婦全健 會社生人美歐紹介

郵購法

(一) 采函請將姓名住址分別用正楷書寫。  
 (二) 本社定戶一律照上海定價八折優待。  
 (三) 函購者擬購之書請註明書名，作者，冊數及原出版處或經售處，以省採購時間。  
 (四) 書款請照該書定價匯足，並請酌滙郵費包裝費約二成。  
 (五) 書款請由銀行或郵局滙劃，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函附現鈔如有遺失恕不負責。  
 (六) 書刊寄出，如有遺失或漏破，除代向郵局查詢外，本社不負賠償責任。

定閱辦法

(一) 自由定戶一次預付金五十元。  
 (二) 采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以免誤寄。  
 (三) 外埠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劃滙，郵票代洋十足計算，函寄現款倘有遺失，本社不負責任。  
 (四) 定費用完時由本社專函通知請定。  
 (五) 采函請滙寄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本社。  
 (六) 本市定戶在市區內，可以電話(三九五七八)通知派人收款。  
 (七) 定戶四大利益  
 (一) 每期按款到時定價七五折扣款。郵包費另加。  
 (二) 定戶儘先提早發書。  
 (三) 購買本版書刊，采函註明定單號碼，一律八折優待。  
 (四) 委託代辦外版書刊，采函註明定單號碼，可享九折優待。

號六八一州膠(23)海上：處閱訂  
社誌雜家★社風西

# 兒孫滿堂目錄

兒孫滿堂	沉潛(一)
老魏和他的乾女兒	吳家盛(二八)
妹妹	黃江夏(三六)
再嫁	吳廣(四三)
墮胎	仲十(五四)
聖誕禮物	金火(六五)
春香	阿堅(七二)
自來水筆	綠洲(七七)
柔夜夏夢抄	鹽夫(八四)
霧裏鐘聲	畢璞(九〇)
當我死了的時候	希寧(九六)
悔	劉楚冰(一〇二)
活潑的小鳥	盧媛(一一二)

## 兒孫滿堂

(一)「明兒：你應該懂些事囉！」

陳大明是個獨子，母親已四十開外。父親是小的妹妹生的那年去世的。僱了一個長工，他母親每年料理着種那八十挑穀子的田和兩石包穀的地。雖然很勞苦，生活倒不成問題。

常言說得好：『獨柴難燒，獨子難教。』大明因了母親的溺愛，在家裏簡直充『霸王』；要穿好的吃好的固不消說，可憐兩個妹妹，不知道爲他的拳頭流過多少眼淚。又不敢在媽媽面前訴苦，生怕因此更觸怒他。而且，他對媽媽也根本滿不在意，從來不會『依口順心』的。尤其是對外人他也毫不客氣，時常弄得他媽媽無可奈何。

但是，現在年紀一天天長大，已讀了初中二年級，因爲他生性聰明，不惟學業不差，而且，各樣事情，他都喜歡個究竟。事實上已算『懂事』些了。寒假回來，在家中閒着無事。過年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母親帶着憂鬱的面孔，沉默了半晌，忽然對他說：『明兒，明天，你拿個「人親」去跟外公拜個年吧！你已是十六七歲了，應該懂些事囉！以前你老子在的時候，每年正月間都要接他老人家來



玩幾天。——唉，從他死後這七八年，因為你幾姊妹太幼小，離不得我；帶着去又不方便，所以，儘管只隔二三十里路，一回都沒有去看過他老人家。唉！——」

「幾個舅舅家去不去呢？」

「哼！舅舅家？」她含了一包淒酸的眼淚，似乎又觸動了自己暮年孤寂的情緒。「依理說，過年過節，他們才該來接我這老姑媽去玩呵！——唉，就不談接，一年半載也要來看一眼。老實就是「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米湯」嗎？」

「你老人家不是說過，他們自己的生活都難過嗎？那就得可憐他們，原諒他們呀！」他這才懊悔不該提起舅舅們使母親傷感。平時她就常因想到這些而「嘔氣」。

「那些敗家子自然是窮。可是總不能這樣就「格外」我。……難道我「獨腳站地」的又不可憐嗎？——」她又沉默了一會，長歎一聲，掉轉了話頭，「想起你兩個短命的哥哥，我飯都吃不下，覺都睡不着。可是，人家不是說「外甥趕舅母」？要是他兩個長大起來，真的便是這樣不「爭氣」，那我也非像你外婆一樣氣死不可。——但是——唉！——」

「——」大明只有呆呆地注視着母親，無話可說。

「你么舅出去這麼多年程，音信全無，不曉得到底是個哪樣下落。還有你四舅——唉！說來說去，該當是你外公的命！」

「——」

『去睡！明天早起！』大粒的淚珠，正從她眼裏湧出來，浸沒在蒼老的臉上的皺紋裏。他急忙大踏步走出母親的臥室，心中頓形無限的沉重。

在牀上翻來覆去都睡不着。雜亂的思想佔有了他——衰老的母親，實在太可憐！滿臉皺紋，正是她千辛萬苦的標記。她——死去了我爸爸，又沒有舅舅們的慰藉；要應酬冷酷的社會，又要支持家庭，加之我從來愛頑皮，妹妹們又小！——唉我為甚麼無故增添她的愁苦呢？為甚麼催她衰老呢！——唉！我應該跪在她腳下懺悔，應該吻她蒼老的臉，吸盡那些酸的苦的眼淚。——哦！難怪她非常同情外公。他——年近七十，冤枉養了五六個舅舅，自己反孤苦淒涼地拖延着老命，等待着死神的降臨！——媽會說，么舅是為不得進城去讀書就恨氣出門的。看來定是個很有志氣的人。或者現在很好吧！——

直到睡着，似乎還聽得一個聲音：『明兒！你——應該懂事些囉！』

## (二)他老人家真古怪

吃過早飯，大明換上一套新衣服，母親把佃客家的兒子水生喊了來，挑上幾塊醃肉和些香腸，一隻大公鷄和一雙新棉鞋，就隨着大明出發了。臨行，母親一再叮囑大明要好生向外公說明她不能來望他的苦衷；並言明他七十大壽的時候，她一定來『做生』。

雖然三十里左右的路並不算怎麼遠，但大明是走第一次（其實以往母親也帶着他去過，只是那時

太小了)。倒是水生還比他熟些，他自豪地說：『我和我家老人』從這條路去買過一頭牛，到過柏楊寨，又到過大土坡！……』

『我倒還記不起柏楊寨的路哩！你走前面吧！』水生正說得起勁。恰巧前面遇着岔路來了，大明急忙說。

大約下午兩點鐘，他們走近一個村莊。零零落落的十幾家人，散處在遠遠近近的柏楊樹叢中，除了一家是『四合頭』的大瓦房外，其餘都破敗不堪。

『攏囉！攏囉！看嘛！看嘛！那就是周舉人家大房子！』水生指手劃腳的嚷着。路邊的土地裏，有幾個正在工作的農婦和大辮子姑娘，都好奇地呆望着他們。

大明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他要去的，並不是那向大瓦房，母親同他講過，最前面單獨的這一向茅屋，就是他的外公家。

這茅屋很矮小，僅正前方有一道門，是閉着的；靠右邊有個『牛肋巴』式的窗子；前面一片草場；左側堆些乾柴，還有三根竹竿搭的一個小篷，大概是廁所；屋頂上偶有幾叢青草，在朔風中搖曳。沒有一點人聲。景象是這樣的荒涼，使得大明心中也荒涼起來。他怔了一怔，走到門邊；聽得裏面有微微的咳嗽和呻吟聲。他正躊躇着想敲門，猛然一隻黑狗從屋後汪汪的奔來。水生忙拿扁担抵敵着。

隨即門開了。鑽出一個亂髮蓬鬆的女孩的面孔。大明忙喊：『小姑奶！快點跟我們打狗！』

「先生：你——走錯啦吧！——你找那個？」女孩很驚奇。

「你姓甚麼？這是那家？」

「這是胡公公家。」

「對囉！對囉！我就是來望他老人家！」

「是那個？——請他進來坐嘛！」屋裏傳出來一個微弱的聲音。

這十一二歲的女孩跑出來把狗追開；大明就慢慢的跨進門去。裏面陰沉沉的，又好像有一股怪氣味。他依着剛才的聲音走向右角，一個枯瘦的老人睡在床上，蓋着一條骯髒的被子。眼睛無力地閉合着。「外公：你老人家不大好嗎？——這幾年媽丟不倒手，所以……今年才特意叫我來，……你老人家認不得我吧！」

「你……你——是大明吧！」幸好他只有一個女兒，倒不難推知喊他「外公」的是誰。他岩石般乾癟的臉上，頓時呈現出異樣的表情。

「是，是的！你老人家記性還好！」

「乖乖！你坐！坐着烤火！」床前一盆木炭火，裏面有茶罐和藥罐。

大明一面答應，一面吩咐那女孩把雞捉去關好，又叫水生把醃肉同棉鞋取出來交給她，然後才叫水生一同坐下烤火。

「乖乖！你們再不來望我，恐怕……」驟然的高興，反引起他莫名的悲哀。乾枯的眼睛裏，居然

充滿了老淚。

『你老人家放心，好生養病！我現在已長大囉，以後定要時常來看你老人家！』

『真的！七八年不見，就成大人啦！我差點認不得呢！』他的表情慢慢的平靜下來；又轉向女孩說：『酉妹！快來跟陳少爺沏茶裝菸嘛！把火燒大點嘛！』

女孩跟他們沏茶；茶杯醜得辨不出本色。水生端起就吃，大明却老是捧着猶豫。她又取出幾匹土葉子菸和菸管；也只是水生才吃。大明一面搖頭，一面在身上摸出積存的幾枝香烟，燃着遞一枝給外公，自己也抽上一枝。

『快煮飯去！把醃肉拿點來弄。』女孩從床脚拖出木炭來加大了火，老人命令說。他這時非常興奮，掙扎着坐了起來。可是因用力而大大的咳吐了一陣。

鍋竈就在左角；酉妹開始去工作了。大明因見地上全是口痰垃圾，一切用具又不清潔，就叫水生去幫她的忙。並趁老人正在用力咳嗽，附耳和他說：『要弄乾淨些。』但是，水生過去，使她有些忸怩。

大明這時才細看屋裏的佈置：床頭有一個粗笨的大櫃子，上面放着茶杯，藥碗和一盞油膩膩的燈。旁邊有一張小桌子，下面有個小木洗臉盆。角落裏有兩條櫈子，擱着一口大木箱子；櫈子下面有個竹篾，不知裝些什麼東西。左邊：灶旁有張條桌，上面放着小甌子、菜刀、刷把、鍋鏟，三四個土碗和一堆蔬菜。灶旁邊放着剛才酉妹到外面不遠的井裏去提水的木桶。另外沒有水缸，大概他們每天

用一二桶水就夠了。中部：靠後壁的地方，有一個可裝十幾挑穀子的大囤籬。

他忽然憂慮着：碗筷怎樣够用呢？晚上在那裏睡呢？——

「明兒，外公現在弄得『背時倒灶』的，像叫化子，和尚一樣；一切都弄得污七八糟的，簡直不成個人家！你看不慣吧！」他咳了一陣之後，似乎看穿了大明的秘密。

「那點！那點！你老人家說格外囉！」大明臉有些紅，心頭有些慌了。他急中生智，忙俯身下去把藥罐提退些，因為快要煨乾了。

「唉！明兒，確實『人是三節草，不知那節好？』唉，唉！一句話說不完！——前些年程，個個都恭維我『老來有福享』，那曉得老來受活罪喲！……像現在病得『倒死不活』的，何曾有人睬我？——」

大明心裏頓形緊張起來。他想：這一定比母親更難勸解囉。最好還是避開舅舅們不談。「你老人家放寬些，隨就慢慢的好囉。現在吃得飯吧？」

「我這個病要是點飯都吃不得，早就鑽土囉！它又不是那樣急症；但是，好幾年來，差不多都是三病兩痛的，一時老火，一時鬆和，只是前幾天相當老火，所以才設法抓一副藥來吃。至於吃飯，一天一頓兩頓也不曉得，吃乾吃稀也不曉得。」

「只要吃得飯，那就不緊緊啦！」

「哎，乖乖！你人麼不算老實大，說話倒懂事完囉！——知書識理的是要不同點！——唉，那時

若允許你么舅進城去讀書，不惟他不會跑，或者我這時還有個靠頭。……唉，只是，太耗費錢囉！」

『有錢，拿來放賬倒強些！』大明不禁『卜嗤』一聲笑了出來；他很替他么舅不平。

『你認為好笑嗎？哎，說就的「銀子不嫌多，兒子不嫌多」嘛！我的心意，是想完全都在家頭；小的放牛，大的做莊稼，多一個人，多得些收成！』

『現在，你的兒子呢？銀子呢？』他只在喉嚨裏這麼說；對他外公的同情心，已在動搖了。終於說：『那時，你老人家既是一大家人，少個把人種田也不要緊嘛！』

『唉！……』

『公公：碗不銜呢！』西妹打斷了他們的談話。這時飯已快煮好了。

『噀！櫃子頭的細料碗，調羹，碟子，那些拿出來嘛！』他又笑着向大明說：『明兒，請你把藥盃來我吃吧！哎，去十萬塊錢呢！』

不一會就開始吃晚飯。桌子擺在床前火盆上。有醃肉、鷄蛋、香腸、麵海椒、豆食……老人把葫蘆裏存的老酒都拿出來待客。大明也覺得這一頓吃得不錯。

飯後，這老人嚕嚕嚕的又談起來。大明就把話題移到他自己的家庭方面。

『這回你媽媽怎麼不來呢？』老人問。

『妹妹們太小囉，媽和我總得有一個在屋。……你老人家七十大壽的時候，媽一定要來的。』

『唉！做生嗎？——做死啊！』

天色已經黑了。酉妹點上了桐油燈。老人閉着眼沉默一會，忽對她說：「拿兩根板凳來安好，到後面去把那幾塊木板抱來，再把箱子頭的被條，臥單等拿出來鋪床。」

大明用驚訝的神情看着酉妹做完這些工作。——居然是石印的臥單，花得很好看的被面，荷葉邊的枕頭。嗨！他老人家真古怪！哎，古怪！古怪！「泥巴堆起頸子」，有這些東西，拿來圍起，却只是叫苦連天。嗤！真是討得窮的！……他愈想愈忍不住，不覺說道：「外公：你老人家倒『有方』啊！」

「唉！明兒，說不完！『發財由命，富貴由天！』這點點算得那樣……你走累囉吧！睡嘛！睡起我兩老幼慢慢的擺。……這個小伙叫水生嗎？你同我睡。」又轉向酉妹，「拿我的拐杖過來，我要出去一下。」

大明知道他是去小便；忙叫水生扶着他出去。

### (三) 一直聽到睡着

大明推却了一會，終於獨自睡花被窩，很覺不好意思。酉妹在竹篾裏取出她的被蓋，就睡在大櫃子上——大概她經常如此。大家都睡好後，老人的「雷門陣」就開始了。聲音雖小，大明也還耐心的聽下去；他一面想，讓他老人家痛痛快快的講了，免得在心裏納悶。

「我家原是四川人。六歲時，爹和媽才帶着我到貴州來。僅兩三年就都死去。全得川會館頭李老闆們安埋下去。本來四川我還有個出閣的姐姐，她家也還過得去，只是無法轉去。李老闆們就一面敲

法傳信跟我姐夫哥，一面領我去幫人。趙二公家、曾鬍子和周三爺——那時他家周圍棟少爺還沒有考得舉人——家都幫過。別樣記不清了，只記得總時常「搯」棒子。

「過了兩年多，姐夫哥真的來囉，就帶着我一路做生意。哼！到處我們都去過，下司、凱里囉，威寧、畢節囉，好些苗子窩窩我們都去過！噴！媽的！鴉片烟生意多好多做！那時興用小錢，才四五年光景，我們找的錢差不多要一個人來挑！那一步紅運確實不輕容易！

「但是，在路上冒的危險也駭人。爬懸巖陡坡都不說，遭「關」幾回「羊」<sup>①</sup>就老火囉！唉！可惜，可惜！木錢搞得乾乾淨淨的，還連老命都差點送脫囉！唉！老天菩薩做的，有那樣法子呢？

「後來，我還是回到這近圍轉來搞小生意。

「那個都說：『生意錢，眼面前；莊稼錢，萬萬年！』於是，我存了點錢之後，就在柏楊寨這裏接了你家外婆，討周三爺家田土來種。哎唷！那時我們多勤快！天亮做到天黑。氣力更沒有話說，兩百斤是拿得上肩的！冬臘月閒沒得事情，就跟人家挑擔子。六七年後，我自己買了一條水牛，又把鋤頭釘鉅些都製齊備囉。就在反正前幾年，幾家大富老搬家，我就買得三四十挑穀子的田。你外婆又開得有些荒土。開荒要三年才認主，所以比討來的熟土合算得多。而且，那時，你媽媽已能煮飯，你大舅已能犁田，二舅也可以放牛囉。

「又過七八年，我已經搞得和周三爺家差不多囉；也造了一向大瓦房。個個都稱呼我「胡大爺」、

大明其實已有些不耐煩了，但聽到這裏，心內暗想：沒得人稱呼你「土老肥」嗎？於是噙的一聲笑了出來。這時水生和酉妹早已睡熟。

「哼！你笑？他們不說的？」有錢高三輩，無錢輩輩低」，便是真的哩！」他怕大明不相信。

「那時你老人家倒闊氣啊！」大明故意迎合一句。

「是我兩老幼才談老實話，其實，我不望人家抬舉我。因為，話一潮出去，鄉長，保長都曉得囉。就時常設法「打」我的「主意」。又爲了人家都恭維抬舉，所以逼到買了好些值錢的東西把家裏擺設好看點；一兩個月請回把客——當然請的是鄉長，保長和周舉人們。」

大明又笑起來，但老人不知他爲什麼笑，仍是繼續講他的。

「跟着又接了好幾房媳婦。到打發你媽媽的時候，你大舅二舅已各有一個娃兒。

「哎喲！哪個會到我都笑迷迷的說：「你老人家兒孫滿堂，福壽雙全的，老來一定過神仙日子啊！」

「是你四舅娘過門不久，就不准種鴉片烟的。於是，烟價一天天高起來。唉，你大舅愛吃酒，二舅好賭，三舅「伙兒」還要得，就祇嫖賭兩來；但說到烟癮，三個都大得駭人！家裏積存的烟土有八百多兩，除我悄悄拿了八十兩和一百塊大洋埋在一個竹林脚外，他三個一兩年就把那些「吹」完囉。於是，他們就鈎心鬥角的你賣包穀我賣黃豆的搞來「吹」。時常弄得吵嘴打架的。只有你四舅烟酒不沾，只曉得埋頭做活路，抬頭吃飯；他當然看不慣。不久，幾個就鬧着要分家。我和你外婆不知

去打罵過好多回，總還是把他們沒得法。兒子媳婦們鬧做一團，沒得一天清靜一下。唉！「兒孫滿堂」的好處！

「那時你么舅才十歲。因為家裏人多；你大舅家的長生已能放牛，二舅家的長英也措得起細娃兒囉。他沒有甚麼事情，就常和周舉人家的希聖一路到我們村上這小學堂去讀書。當然囉，「皇帝愛長子，百姓愛么兒」；我也就沒有照他的閒，讓他一天去乾玩。好在也還用不了甚麼錢。而且，他偶然而要用，也問你外婆要的多。後來，希望到城頭去讀中學，他也要去。你外婆捨不得他，我也不願他去多耗費些錢；在家頭倒還可以多少做點事情。那曉得他哭了幾場，悄悄的就跑啦！唉！……」他覺得無限悽喪，接着咳哈了好一陣。

大明聽到這裏，最為激憤，就翻了一個身，表示不睬他。

「我也叫人去找過，總是音信杳無。你外婆哭得死去活來；把過錯都推給我。」他仍然憂鬱地，沙啞地講下去。「不久點就分家囉。我和你外婆除起五十挑穀子的田作養老，其餘的你外婆也估到要拿五股股攤。你么舅的由我和她代管，等着他回來。唉，……聽說周希聖甚麼大學都快讀完啦！等着就要到那裏那裏去做官！……」

停了好一會，他又像老鼠般咕咕略略地講着：「你大舅二舅三舅那幾個敗家子，不上三四年，都把「家當兒」搞得精光。索性把你么舅的那一份也背倒賣囉。我和買主「衝」了幾場官司，也沒有搞得轉來。你外婆就氣得一身的病，賭咒不願再見他們三個的面。她毛病一天「老火」，我才在這裏

兒築這向茅草房，接她過來僻靜點好養病。唉！命囉！命囉！以後的事情更慘啦！」他已在哭泣了。「你大舅又是烟鬼，又是酒鬼，已成了廢物，全靠你大舅娘和長生供活他，二舅白天晚上都在賭窩窩頭，和那些爛崽胡混。或者跟人家收爛賬，散客單。你二舅娘時常哭着向我要錢要來養那些娃兒。你三舅也因為差賬太多，又結很多仇，就爬起來跑囉。你三舅娘沒得娃兒，不久也就格外嫁囉。後來，有人說你三舅當「老二」去囉。唉，——國仗一打起來，你四舅又遭拉兵啦！你想，只有他才乖點，你外婆怎不氣死！——」他悲哀已極，又咳又喘又哭泣，滿想大明來安慰一番。但許久不見動靜，忍不住喊道：「明兒！」

「——」他早已睡着了。

「明兒！」

「——」

「唉！——」

#### (四) 酉妹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這老人喉嚨乾燥，頭也很昏，直到早飯熟了還沒有起床，只喝了一碗藥和幾杯茶。他說：「明兒，我這時不想東西吃，不陪你囉，我還想睡一覺；可是，你——你千萬不要走啊！」

「我不走！你老人家睡好囉。」大明暗自打算，覺得起碼還要玩一兩天才走得脫，雖然一點玩不

早飯後，大明叫水生把家裏清掃了一週。

酉妹做完她的雜事，就獨個兒坐在灶門口；不時斜視着大明。

『酉妹！』大明突然叫她一聲。因為他一進門就懷疑着她的來歷。

『噫甚麼？陳少爺。』

『過來烤火嘛！』

『灶孔頭有火子的！』

『這邊火大點！——你來，我問你句話。』他只得直說。她躊躇一會，終於紅着臉走過來，就坐在水生的對面，微微的把頭垂下。

『你幾歲啦？』

『十二歲。』

『你姓甚麼？』

『不曉得。』她盡量的把頭垂下去。

『噯！自己的姓都不曉得？』他非常驚異，覺得十二歲不算怎麼小了。

『以前我說姓唐，人家都要笑。』

水生哈哈的笑起來。她自己也羞慚地笑着。大明雖然在笑，却滿肚子的懷疑，就另外想了一句話

來問：「你到胡公公家多久囉？」

「四年嗎，五年嘍！記不清楚囉。」

「從哪裏來的？」

「大土坡唐家，翻對門坡就是。」

「那個叫你來的呢？」

「我家爹是個木匠；家裏時常沒得飯吃。一天，他帶我到這裏來，忽然說一句：「你就在胡公公家吃大米飯，乖乖的呀！」就去囉。」

大明立刻悟到：她原是被賣了。怪不得她說姓唐人家要笑。『以後人家問你，你說姓胡就沒得人笑囉。』

「噫！不！人家都說我姓朱。」

「爲甚麼呢？」大明莫明其妙了。

「他們都說，我家在鷄場住，隔這裏二三十里遠。我那個爹很有錢，也很有面子；只是脾氣古怪，不要女娃兒。我一生下來，他就說拿來餓死。有些人勸我那個媽把我拿來送人。那時，我家木匠爹正在那裏做活路；才抱着我到土坡來的。可是，我總不相信。我想，一定是他們談着好玩的。」

她含羞地微笑着。

「唉！這不曉得是真是假；我們那些「背時」人家就要不要。有這起事情。」水生的臉上突然失

去喜悅。

「這當然是人家哄她好玩的！」大明雖這樣說，心中也無限的憤慨。

大家都不開腔了。

這老人起床的時候，大約已是正午。他叫酉妹煨一罐稀飯來吃後，又和大明閒談。這一天天氣很好，陽光溫暖地撫摩着萬物。他也就和大明走到門外去晒太陽。精神似乎比昨天還好些。

「你看！全寨人只有周家和我家的房子高大些。——唉！那些「報應兒」，提起我真寒心！大塊大塊的田土搞光不出奇，連瓦也拿下來賣囉，弄些草來蓋起！」他顫抖地指點給大明看，但他自己昏暗的眼睛，是否能看見還是問題。「還蓋有瓦的那一間就是你四舅名下的。他當兵去後，你四舅媽就回外家去啦。她把田土等完全給佃客；每年只是分花的時候來一下。——唉！記得那些年程，那幾位親家三天一走，兩日一行。這時背時下來，都假裝認不得囉。唉唉！兒子媳婦也認不得！親戚朋友也認不得！該死囉！該——」

兒 孫 滿 堂  
「你老人家每年有五十挑穀子，睡起坐起都有吃！焦甚麼呢？」大明怕他睹物傷情，又受到刺激，連忙勸着他進屋去。

滿 堂  
「那有這麼多？人老囉不得行，安給人家種，只能分二十五挑。你外婆過世時，又賣脫二十挑的田。還要除開上糧納稅，你看，還有好多？」

「有十挑穀子你就夠吃够用囉囉！」

兒 雖是住在山坡坡上，却連柴也要買。唉！……」

孫 「有東西不愁沒得錢；『有錢買得鬼挑撥！』這還消說嗎？……我昨天晚上彷彿聽得你老人家說還滿有『私方』囉嘛！」

堂 「有倒還有點，」他放低了聲音，謹慎地說，『可是無法拿出來變錢用。人家曉得有『那個東西，』「老二」不「打主意」官都要「打主意」的；再不然，那幾個「報廳兒」也要「打主意」。另外有個原因，就是以前你外婆和我在那個大廟子都許過願信，總希望在沒有斷氣以前，你么舅能够回來；這些「東西」就是他的囉。唉，房屋田地他都沒有得，我大對不住他囉！……』

「……」大明不知怎樣說才好，連忙摸出兩枝香菸，把大家的嘴都塞住。

大明實在玩不住了，但他外公却說：『看到了你，病都好囉！假若你一走，我……』

『好，我不走的，』他只好連忙這樣說了。

直到第四天，好容易他才走脫。

## (五) 遙遠的來信

17

一個趕場天，大明在街上郵政代辦所得到兩封信。有一封一看就知道是學校裏來的通知單。另外的一封，很厚，右邊寫着：『廣西南丹黔桂鐵路第三建修隊』。他覺得茫然，總想不起寫信的人究竟

是誰。拆開一看，裏面這樣寫着

親愛的大明：

你一定萬想不到會接得這封信吧！雖然你見着我未必認識，但是，我們並不生疏——我就是你的么舅。恐怕你媽媽和我家裏的人們都以為我餓死或凍死在外面了吧？但是，我終於還是活着。

算起來，你已有十六七歲了。以你家庭和地方環境推測，你現在可能是個中學生。要是我猜得不錯，望你努力發奮。

親愛的大明，在十年前的今天，我就開始了困苦奮鬥的生涯。那時恰是十三齡。我很想告訴你這一切，作為我十年來頑皮生活的紀念。你愛聽嗎？他（她）們愛聽嗎？

我要讀中學，哀求幾次父親都不准；我得着鄰人周希聖的鼓勵，就偷了母親八兩私烟，暗地和他到城裏去讀中學。奇怪的是烟土害了我一家老幼，我却靠它微末的八兩，得當兩年中學生。

當初離家，不過一時感情的衝動，隨後本想寫信回去，又恐怕他們和我為難，逼着我轉家去。再一方面，據希聖幾次回家的打聽，知道哥哥們已分了家，而且更放肆的亂搞。我曾一度想回去接受他們給我留下的一份產業，但忽然悟到那於我的前途很不利；他們一定要我結婚，要我呆在家中料理田地，所以，終於和他們疏遠着。

到了第三學期，看看經濟行將「破產」，我左思右想，才乘希聖回鄉之便，托他帶一封長信給你父親，請他替我說和父母，原諒我求學的癡心，並望他們速加接濟。且言明假期一定回家請罪。

但是，他帶回的是一個青天霹靂：你父親死了。我母親也被幾個哥哥逼得貧病交迫。——爲的是爭我的一份產業。我想，我一切都絕望了。父親爲這事到城裏打官司的時候，我真說不出的難過，但又不敢驕然去見他。

靠希聖的一些幫助和我自己假期間一些勞力的代價，終於維持到第四學期。那時候，我已探知家中人財兩空的恐怖信息。我的心臟劇烈的戰抖着；警覺到要自立爲人，不但回家無益，而且非及早尋出路不可，於是，我就橫心往外一跑，得貴陽籍的一位同學輾轉托人介紹，就到貴陽一家書舖去做店員。在那裏整整的兩年，令人滿意的是讀書真方便。理化工程方面的書籍，我也一知半解的看了不少。隨後又到麵粉廠、修車廠、企業公司去混了好幾年。可恨鬼子一天天的逼近，時常有敵機來轟炸。一天，企業公司終於被燬掉了。恰好那時在招考青年軍，我和幾個青年同事就參加了進去。可惜才一年左右，日寇就投降了；我們簡直沒有一試鋼刀的機會。不久我們就被遣散了。唉！真是可惜！

當我的遣散費剛用完的時候，幸而因黔南事變罷工的黔桂鐵路又開工了，我就找到一個監工員的職務。這工作當然繁苦，每天不論晴雨，都是在爬坡上坎，大呼小叫的。連人和機器，石頭

的雜亂的響聲也震聾耳朵。但是，我想總比家中那些頹喪，糊塗的人們痛快得多！

離開學校以後，家內的情形就完全隔絕了。忘不下的是老父母。雖然他兩老從不曾爲我打算過事業前途，但自有一片愛我的真心，我豈敢否認。至於各位兄長，原先我很恨他們，但是，現在我只覺得他們可憐！反爲他們悲哀。

所謂家庭，不知你的看法如何？或許你不會想到吧。老實說，像我們那樣的家庭，確是太不必要，而且近乎（也可說正是）陷人坑。不必談甚麼理論吧！你若問你媽媽，一定知道我父親早年如何的獨力（聽說也會得某姑父的幫助提攜，但倒不如說指導）成家。但是，他對我們幾弟兄，却聽其墮落，就不知道『指導』我們怎樣繼續努力。自己既不能且不知怎樣教訓兒女，也不讓，甚至反對兒女受學校教育。你想，會有好結果嗎？即如你，小的時候再頑皮不過，一天總是打妹妹，罵媽媽，或在路上拋石塊打人。——記得有一次，我到你家來玩，你關起門不要我進家。——但是，親愛的大明，你不要誤會我在罵你吧！而且，要是你現在正如我所料，確是一個中學生，你早已變成聰明有爲的一個青年了。

我很想念他們！不管他們打或罵，哭或笑，短期內我定要回來看他，算是拜新年吧！你能把他們和你的近況告訴我嗎？切盼，切盼！

你忘掉了的么舅胡志雄

大明驚喜得了不得，提早回到家中，興奮的告訴媽媽。

『真的嗎！哎！哎！』他媽媽也高興得幾乎不相信。『那麼快寫信給他，叫他馬上動身回家，我先打發水生去跟你外公說一聲。』

大明見母親的小脚一拐一拐的出去之後，就坐下去寫信。一面想着：那天在離開外公的時候，他的毛病似乎陡然沉重下來，當時就把我駭一跳。不曉得現在又如何囉？要是他的生命能延長到么舅回堂來，或者可能有救。但是，他家裏破落的一切情形，怎好告訴他呢？——

許久，許久，他才把信寫完。

## (六)「我寧願當和尚」

幾天來，大明却不像他母親那樣的興奮和快意，倒時常陷於沉默中。他把么舅來的信看了好幾遍，除了嘆服他『幹』的精神而外，所談家庭一節，使他深深地感動。

一天午飯後，他又獨坐在火盆邊默想：——看起來，我能順利地讀中學也算幸福，雖然村上大中國學生也還有幾個。但是，妹妹們就太可憐囉！唉，我以前真太豈有此理，還對她們不客氣。……

『汪！汪，汪，汪！……』一陣狗咬聲把他引出門口，一看原是同班的同學秦蠻聲來了。他是個富家公子，同大明倒很要好的。

『大明，拜個年囉！』他笑着說。

『不敢當，不敢當！』大明也笑了。

他倆挽着手進屋來，一直高興地談着。大明忽問道：「你的成績單收到了嗎？」

「收到囉。但要補考一科。」

「那不要緊，你準備那天去呢？時間是差不多了呢！」

「我就是來約你，」蜚聲有意無意的一笑。

「真的嗎？那麼，明天趕場，後天走好囉。你的行李是放在城裏你三叔那裏的吧。那麼，就在我家玩到後天一路動身好囉。」

「好倒好，不過我還沒有帶註冊費來。——嗯，索性在三叔那裏支用算啦！真不願回家去。」蜚聲似乎不高興起來。

「哦，你一定又是發脾氣才出來的吧。是那個又把你七少爺得罪囉？」大明訕笑着。因為去年蜚聲也鬧着同樣的玩意。

「倒沒得那個敢得罪我！不過，她媽的，那些潑婦鬧起來真難聽。」

大明會意所謂「潑婦」，大概是指他的嫂嫂們。他家裏人很多，有祖母、父母、伯叔父母、姑母和許多堂兄姊妹及姪子等。他三叔在城裏縣政府做事；還有個哥哥也離家很遠，不知幹的什麼事。大明似乎很能理解他同情他。但也只是無可奈何的說：「唉！不聽就了事啦！」

堂滿孫兒

「依你說倒簡單！——嘿！她們生來就像是爲了罵人，貪小便利，穿花衣服——」

「究竟她們這一回爲些甚麼才鬧啊？」他似乎想徹底的弄清楚。

「哼！這個偷兩斗米，那個偷兩斗黃豆；那個沒有偷到手的就造事。或者你說我的娃兒不乖，我說你的臉色像不滿意我，於是也要吵。火線一起，照例要翻陳賬，更互相攻擊毫不相干的家世，揭破不堪入耳的陰私。而且，烽火愈惹愈寬，總不是一兩天罵得完的。」

「總有個懂事點的來解交嘛！」大明似笑非笑地說。

「哼！懂事？難說得很！照理，四嫂進過中學，應該領導人家。殊不知她一天一樣事不管，專門弄弄聰明，煽惑人家惹禍。——不消說，她倒聰明；不管你牛打死馬，馬打死牛，她總是「黃鶴樓上看船翻」。」

「你伯父父親們採那樣態度呢？」

「那裏管得許多！只有自己嘔氣去。有時叫哥子們來罵一下。」

「你哥子們如何呢？」

「哼！說來說去，他們面子上冒充正經，其實，暗地都在搗蛋！只有五哥，結婚才兩年，他在貴陽一個稅務局做事，不常回家；他聽得五嫂在家裏只會胡鬧，前次回來，就帶她一同到貴陽，那曉得笑話百出，反找着五哥出氣。我拿他剛才寄來的信給你看吧。」

費聲從衣袋中摸出信來；大明照着他手指的一段看去：

……她鎮日就坐在窗子邊呆看着街上的行人和車輛。前天，一個客人走來，她急忙往裏面鑽。我叫她取香烟來，她高低總是不答應。使得這位朋友坐立不安，以為一定是不高興他。……

昨天，我帶她同去買點小東西，對面走來一些朋友向我們打招呼，她却紅着臉把頭垂下來；人家都莫明其妙的看着她笑……。

回家來後，她說：『我以後再不去囉！』我不知她是生氣或羞慚，故意裝模樣的問道：『爲甚麼嘛？』她憤憤地說：『你的爛朋友起羣羣！』我說：『罵他們嘛！』噫！她真的就罵起我來，還哭着要我送她回家。——

『你五哥的玩笑開得太過火囉！』大明一面笑一面說。

『哼！在家頭她還兇哩！自以爲大戶人家的女兒就不得了。』

『但是，他自己也一定給人家笑啊！』

『他存心捉弄她的啊！』他兩個都大笑不止。

『閒話休講！呃，你近來，接到密斯李的信嗎？可不可以拿來欣賞欣賞？』大明見他不再憂愁，就放心地開他的玩笑。

兒 孫 『唉！你還不曉得？爲了我請秀芬吃雞蛋糕，她就嘔氣囉嘛！媽的！她也不見得怎麼美！——其實，那些我一個都瞧不上；要弄上手也還不難！』他滿不在乎的說。

滿 堂 大明心目中確自有個合格人材，不覺說了出來，『學校門口洗衣服那個唐奶奶家的那一位倒不錯，功課很認真，回去也還跟人家洗衣服！』

『哈哈！你看得慣那老奶穿的那一身衣服和那向破爛房子嗎？』

大明沒有答話，只是微笑。

第二天是場期。大明的母親召集了兩三個幫工和佃客，挑了好幾斗米和包穀上街去賣，以作爲他的學費。當天晚上他到母親房裏去拿錢的時候，萬不料他會這樣說：「媽，能不能讓姊妹們也在這點保學。讀一下書呢？」

「嗨！媽的！你怎麼今晚才想出這一句話來說呢？」

「您以爲太遲了嗎？其實，長秀十二歲也不算大；珍二才九歲，更不消說——」

「嗨！早遲又怎麼？老娘便是「老牛不死，還債不滿」嗎？完全都走光，家裏的事情我一個人做得完嗎？而且，她們讀書來做那樣？也去做官嗎？——老娘不讀書還是過一輩子！」她的臉色非常愁慘。

「不是！不是！我想，讓她們認得了票子，掛得了賬，翻得了皇曆也要好些。」大明原料不到會引出這許多煩惱，真有點爲難。

「唉，說來倒輕巧。你一天在學校裏坐着倒不覺得，其實，家裏頭爲你淘不盡的氣，費不盡的力啊！活路來的時候，珍二在家頭望家，煮飯；我和長秀一背太陽一背雨的在坡上一天苦到黑。田頭的活路雖是交給長年，總要自己才心焦，還有人親客往，上糧納稅……一來是你老子臨死時再三叮囑，二來是這房人只有你一個，總望你將來做個大官小員，撐個場面。——」他媽媽不禁悲憤地啜泣起來。

「那——那是我——太對不起你老人家 and 妹妹們囉！」大明也哭了。

「總望祖宗保佑你發蹟，大家都有個出頭的日子——」唉，可是，我已老囉！常時腰酸背痛，頭昏眼花的！唉，——人家的一番好意，你總推三阻四的，活像不望多有人來幫忙。你自己應該明白，我已老囉，而且，我只有你一個個。——今天，在街上媒人還在說：「等幾天二月逢雙，正是說親的好機會！」——唉，憑你自己想吧。我不曉得你存心是——」

「總望你老人家再苦一年。以後，一定讓你老人家休息。其餘的事，你老人家請不必再費心，讓我自己設法好囉。」他愈聽愈難過，就暗自打算：我一年後畢了業，明年就在我們這裏的國民學校教書。一則教兩個妹妹認字，再則就便料理家務，使母親稍微能寬心。

母親只是流淚。他向妹妹們看去，長秀也正在流淚，珍二却正呆望着他，似乎不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一陣心酸，說聲『你老人家請寬心些，』就哭着出來了。

「你做那樣？」不意蜚聲在黑暗的門外忽然拉着他。

「唉，我——唉，難說——」他仍忍不住悲咽。

「哎，你不必瞞我。起先我還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剛才我在門外聽得似乎談的是你的喜事。何況你還哭呢？到底是那一家的小姑娘？樣兒如何？」蜚聲一面拉着他走，一面還開心地說。

「我還不曉得究竟是那個林家。可是，我所見到的許多女子都令我可怕，可憐或可厭。這一位不外乎又土又笨——真使人為難！」

『確實你家中太需要人！依你，喜歡那一個呢？』

『唉，依我！——若真的依我，我寧願當和尚！』

『哈哈！我一定請校門口的「洗衣小姐」來勸你！』蜜聲這一句說得他也破涕爲笑了。

註：①我地稱禮物爲「人親」。②做生，卽慶壽。③俗稱「家父」爲「我家老人」。④不曉得，在此作「

脫不定」解。⑤「有方」，猶言「有辦法」。專指錢財方面。⑥土匪擄路搶劫時，因恐走漏風聲，把

羊子（擒到的過客）都綁捆着藏好，叫做「關羊」。⑦「伙兒」卽容稅。⑧「老二」卽土匪。⑨要不

要，猶言「問或問」。⑩「私方」卽私藏的財貨。此處指烟土大洋。

⑪國民學校每保一個，故俗稱「保學」。

⑫「一個個」，常用的口頭語，第二「個」字爲加重語氣用之。

# 老魏和他的乾女兒

吳家盛

老魏的外號叫做『苦瓜乾兒』，因為他的臉完完全全是個『苦瓜』相，不幸又是乾癟了的苦瓜。臉型長，長瘦瘦，臉皮乾得起皺紋，眼睛大得很，看起來黯然無光，却兇惡怕人。頭髮向來是『無政府』，完全隨便生長，甚少光顧理髮師的，因此亂成『髮團』，頗有浪漫詩人長髮的味兒。他平常都是穿他那件毛藍布斯文派長衫，個兒又高，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腳上是一雙『四季寶』的破皮鞋，鞋帶子很難得才繫起來。因此走起路來，就像濟公傳上描寫的濟公，鞋底踢踢蹦蹦的怪響。

從這機關成立，他就是個小僱員，長官換了三四個，別的小僱員都高升了，他依然故我。這自然因為他那種吊兒郎當，衣冠不整的怪樣子；也因為他喜歡杯中物，喝醉了就大罵而特罵，把一肚子牢騷都傾倒出來。他不管是上級下級，照樣的破口大罵，而且罵的一點兒也不偏向，有正義，有骨氣，可是遭了一大部份同事的妒嫉和討厭。所以他有兩次差一點，就被人擠掉了飯碗，幸而他有幾樣特長救了他們：第一，他有一筆好小楷，全機關裏除了他之外，就找不出他這手好小字兒；第二，他會寫鋼板，會畫統計表，會在象牙圖章上刻山水人物。有此特長，再加上總務科長是東北人，與老魏誼屬小同鄉，這才保住了飯碗。但是他也就榮升至此，不必妄想再向上爬高了。因此他更牢騷多，灌的白乾

兒也越多，罵的也更響亮。

老魏因為這樣古怪不通世故，當然沒有人願意和他同在一間宿舍住。結果，我因為是後來小職員，找不到空地方，只好與老魏擠在一間小房子裏住了。那間小房子小得可憐，擺了兩張小鐵床，再加上一張小桌子，就擠得滿滿的了。我自然也不高興和他同室。幸而我也有點怪脾氣，『以怪對怪，其怪自敗。』我雖愛整潔，清淨，活動，但是我有忍耐力，度量大，我可以容忍一個潦倒失意的可憐蟲。在喝完了他那口燒酒之後，吐出這一套嘮嘮叨叨的牢騷，又哭又笑，表演罵座的怪模樣。因此他那一半天下是『無為不治』，我這一半天下是『堅壁清野』，各不相犯，倒也樂得相安無事。

至於老魏這個人，如果你和他處久了，你就明白，他的確是一個『好人』，是『天下之大傷心人』，也是現階段社會所造出的可憐蟲！

他家裏原有一個黃臉老婆，一個兒子；自從他不甘受日本鬼子的氣，逃到內地參加抗戰後，到處流浪，流浪，就與他的妻子失去連絡。勝利後，他才向東北老家打聽消息，不幸毫無音問，他由傷心而絕望，更加流連於杯中物，打算癡醉他的傷感與苦痛。結果，更加潦倒狼狽了。

這一天，下了班，恰是月底發餉。老魏領了薪餉之後，就拍拍我的肩膀：

『老弟，今天我的東，喝四兩去，怎樣？』

老魏平常喝酒，總是在宿舍裏喝，酒照例用漱口盅去盛，酒菜照例是一兩花生米，或一小包五香豆之類。但每逢好日子——例如月白風清啦，佳節良辰啦，發薪加餉啦，他就到冷酒館子去大喝一陣

子，而且照例想請人陪他喝。可惜我非酒中同志，從來也沒答應和他出去喝酒的。

『對不起，恕我有事，不能接你老兄的東。』

於是老魏就搖搖晃晃的走出宿舍，去自喝他的老白乾酒去了。

我看完了九點鐘那場電影，回到宿舍，已快十一時，老魏仍然沒回來，大概醉倒在酒店裏了。他往往會混到十二點鐘才回來的，倒也不出奇。我照常倒在床上，開了電燈，看我的小說，準備睡覺。

大概將近十二點鐘了，老魏仍然沒有回來，我却醒了，已經朦朧矓矓的甜睡了。忽然給很大的聲音吵醒了。我張開眼睛，看見老魏那古怪的樣子，眼睛瞪着我，站在床邊；臉色與喬怪異，壓低着嗓子：

『喂！喂！快起來，快起來，——』

『什麼事？』我不高興地揉揉眼睛。老魏極力壓低了嗓子，眼睛眨眨：

『老弟，我今天做了一件驚人的事，你起來看看，你看看！』

他拉我起床，我向他床上望了望，床上有一捲長長的花綠綠的棉包裹，彷彿是小被；我又看見老魏正張開他的嘴，高興的笑了起來：

『你看，看出來嗎？』

『是個小嬰孩呀！』我湊近看，吃了一驚，果然是一床小棉被，緊緊裹着一個皮膚起皺，紅赤色的小嬰孩，眼睛才張開不久，大概也不過生下十天的樣子。我瞪眼出了神。老魏却又從床上輕輕抱入

懷中，那個抱孩子的姿勢，十分够派頭兒，他嘴上噴出酒氣來說：

『這孩子真乖，方才還哭呢，現在又睡了……是個女孩子！』

『這是甚麼會子事，你難道把酒店老闆娘子的小娃兒盜回來了？』

『老弟，你看看，這個孩子身上還有一塊白布，寫着紅字，你看……』

果然，打開小被，在這孩子紅緞子小棉襖上，釘着一小塊白洋布，上面用紅墨水寫着：

『這孩子叫小寶，那位仁人君子捨得了，自願撫養也好，送到育嬰堂也好，萬萬不要學他父母這樣殘忍……可憐的人泣白。』

我看完了，呆呆望着這個被拋棄的嬰孩——小紅臉兒端正清秀，兩個小拳頭捏得緊緊的，彷彿要抓什麼似的，不時伸起放下。

『老魏，你打算怎樣？』

『我想，我想，』老魏一手把嬰孩抱起來，一面用一隻手抓他蓬亂的頭髮：『我看我來養活她，我拼着花錢找個奶媽子餵她奶……』

『你想請奶媽？奶媽工錢比你一個月掙的還多呢，算了，別發呆了，你把她送到育嬰院去吧！我看這小嬰兒的來歷一定有點不明，恐怕是……』

『私生子！一定是私生子！你看衣服穿得好漂亮。』

『而且一定是一個漂亮的姑娘生的。』我仔細在端詳這女嬰。

「對啦，漂亮姑娘一定有了私孩子，大概跑到什麼地方藏起來把孩子生下，她那男人就逼着她把孩子丟出來的……我告訴你，我不是去喝酒了嗎？喝完了酒，我就安步當車走回來啦。走到咱們宿舍前那條小巷子，路燈也沒有，黑忽忽的我摸着竊走。走着走着，忽然窸窣人聲，忽然身邊有個小小像貓兒似的東西哭，我嚇了一跳。再細細聽，是個小嬰孩的哭聲。我尋聲找去，就在那家大公館門前台階上，放着這孩子，我就抱回來啦……」

「抱回來你就捨不得再給人了，是不是？」

「我一定想辦法，決不叫她餓死……我明天去買一罐奶粉來，我餵她奶粉……咱東北鄉下孩子，吃米湯都能把孩子養大，怕什麼？」

「老兄，你白天不上班嗎？你能招呼這麼小的娃兒？」

「我有經驗，沒關係。只要你老弟不討厭的話……」

我當然討厭，但又沒有辦法，就答應試兩天再說。老魏高興起來。他就忙着找他的破襯衣，撕尿布，忙着找開水，小茶匙，借我的克寧奶粉，預備替孩子餵奶粉。我看他對招呼孩子倒十分在行，十分細心。這一夜，孩子哭了兩三次，因為孩子小，不能用調羹餵奶，要用奶瓶來餵的，第二天清早，他就出去買奶瓶奶嘴子，餵了一遍奶就匆匆上班去。可是他在辦公廳裏心神十分不安，時時藉着小便啦，送公事啦，溜出辦公廳跑到宿舍去看那小女嬰去。同事們也都曉得老魏捨得『千金』了，紛紛來參觀。甚至他頂頭上司東北科長先生也找他去了：

『老魏，你拾到一個小女孩嗎？』

『不錯，……』老魏仍然滿不在乎的，就報告他拾遺的經過。

『這件事，本來是你個人的私事，不過恐怕給上面知道了，也不十分妥當……而且你是一個單身人，住在機關宿舍中，更不妥當，最好你把她送到什麼慈善機關裏去養，或者你登報找人撫養……』

老魏很不高興。他回到辦公室就發起牢騷來：

『哼，他什麼事也要管！我拾個小嬰孩，也沒偷也沒搶，他媽的又不是我姘頭生的，又沒拿公家錢來養，滾他娘的，我不管……』

果然，老魏不顧別人議論，更不怕別人討厭，他日夜的看護着這位『千金』。幸而孩子身體分外強壯，又加老魏居然變成婆婆媽媽似的，孩子竟沒有瘦下去，反而乖乖的長起來了。老魏抱孩子在宿舍裏跑來跑去，簡直成了我們機關裏一件笑談資料了。老魏是一切不顧，我行我素。而且從這時起，把他唯一嗜好——酒——戒了，他把他的薪水都用在孩子的身上——搜購克寧奶粉啦，替孩子買穿的啦，洗尿布子啦……。

當你在宿舍裏碰到老魏的時候，他不是捧着尿片子在門口洗，就是抱着那小嬰孩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啾啾低低的唱着東北的催眠曲子——那音調又乾澀又啞，雖然力求溫柔，但是我想那小嬰孩一定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怪腔怪調的催眠曲吧。

這件事發生了大約有一個月了。老魏也成了技術十分純熟的『男奶媽』了。這件故事却又另起波

折了。有一天，我在辦公廳裏看報，突然看見社會服務欄裏，有一條注目的新聞：

### 『請拾得小女嬰小寶的仁人君子注意』

編者先生：我們一對夫婦，都是公務員，已有三子二女。上個月拙妻又生了一個女孩子，當時因負擔不起，孩子媽又沒有奶，不忍使新生小孩餓死，所以下了決心把她送到×街×巷某大公館門口，希望該宅能够代為撫養。但把她丟了後，愚夫婦懊悔不堪，我們實在捨不得丟了小寶，我們會回去找，找不到，如果不幸死了，那就沒辦法了；如果幸而有仁人君子收養，愚夫婦衷心十分感謝，唯望示知住址，以便前往道謝探視，則幸甚矣。貧苦不幸的夫婦敬白。』

我一看見，忙把報紙給老魏看。老魏說：

『這倒是人間慘劇，我寫信告訴他們，叫他們立刻領回去吧！』

老魏立刻寫信給那報館，告訴小寶下落。果然那孩子的父母親竟親自來找我老魏。恰好老魏正在房裏餵小孩牛奶吃。那一對夫婦都在中年，先生穿得襤褸不堪，但神情十分慈祥嚴肅，太太比較穿得乾淨整齊，但面黃肌瘦，似乎生產後未得復原，就跑來了。老魏一見小寶親生父母來了，忙抱起那小嬰孩，啞着酒嗓子，哈哈大笑：

『你二位來了正好。小寶！你看，你爸媽來啦，好！好，物歸原主！』

老魏雙手捧着小寶就向這一雙夫婦身上送。那女的雙手抱過，瘋了似的吻着，淚如雨下；那男的

到底忍着淚，不失體統的和老魏招呼道謝。

『你們就抱回去吧！我也不客氣，我只要求，小寶算我乾女兒，以後我負擔她的費用。』

經了幾次客氣商討，那小寶父母才歡歡喜喜的抱了小嬰孩走了。

從此老魏，居然不再喝酒了，他每天照例到乾女兒家去玩。而且個個月，也像有家眷有孩子的人，到處搜羅奶粉。人家都知道老魏這一件故事，都很驚異於他居然把酒癮戒了的難能可貴。其實這還不是他乾女兒的功勞！

# 妹 妹

黃江夏

人是很奇怪的。沒有兒子的，天天盼望生個兒子，但是，有了兒子的，又希望得到個女兒。

我的母親生了三個男孩子，女孩子一個也沒有。在洗脫不了『重男輕女』底封建成見的中國社會中，母親常常被親戚朋友們恭維備至；尤其是沒有生育或只有女兒的太太們，更加羨慕母親的『福氣』，因為她生的都不是將來養大送給人家的『賠錢貨』。

雖然，母親在人們恭維之下，她或者會暗地感到高興。不過，她總認為三個都是男孩子，『滑一色的』又未免過於單調了。至於父親呢？他也有這樣的同感。他覺得我們這個小家庭，整天有男孩子在家裏吵吵鬧鬧，自然使家庭中很有生趣，但是少了女孩子則始終是美中不足。父親就是常常這樣地在他的朋友們面前引為憾事。其實我們三兄弟也感到這一點，我們常常都互相私語，假如有一個姐姐或妹妹的話，我們的生活豈不是更愉快嗎？

母親常常向我們最小的一個弟弟打趣說：『爲什麼你總不帶一個妹妹來啊？』我們做哥哥的同時也半笑半罵地困窘他：『你這個不中用的東西，我們把你帶來，但是你倒帶不到一個妹妹！』然而這一個『不中用』的弟弟現在也有十六歲了，他仍然帶不到一個妹妹來。

母親老早便有意尋找個養女來收養。但是她的選擇條件很嚴。首先她便要那個女孩子的年歲不滿一歲，因為年紀稍長的孩子，她對於她的親生母親總存有多少印象。如果要討個女孩子，索性便要在她未懂人事之前收養她，免得日後成長時給她明白了自己的底蘊，使她心靈上永遠存着一種莫名的創痛，同時不要從此使她與日夕相處的異父異母哥哥們無形中築上一道嚴酷的壁壘。其次，母親對於養女的選取，又要不是來歷不明或者先天環境不良的。因為母親看過很多螟蛉子，由於親代環境不良而遺傳下來的劣根性的表現，不是天資愚鈍，便是頑劣惡習，使負責收養的人在教養上大傷腦筋。有時在長大後更加會發生捲逃或其他反越倫常等不幸的悲劇。

因為母親要慎重選取一個養女，要給我們帶來一個好妹妹。所以在她底嚴格的條件下，這個妹妹很難找到合意的。

大概是七八年前的春天，那時我們的年紀還小。有一天，母親竟然把找到一個妹妹的消息帶給我們了。

原來這一個被母親選中的『妹妹』，就是一個和父親同在一塊做事的朋友的女兒。因為這個時候正是國內戰事正濃，人民生活最感困苦，許多公務員的家庭都維持不了。這位朋友因為早已有了一八九個兒女，僅靠一個人微薄的薪金去維持這個食口繁雜的家庭，實在非常困難，連兒女的教育費也籌不出了。除了一個大的女兒因為讀書用功不忍使她失學，辛苦地支持她的學業外，其餘的孩子通通被追輟學了。最令他們彷徨的，就是最幼的一個女兒還未及週歲。對於這一個可愛的小寶貝，想養育她又

買不起牛奶，想拋棄她又似乎過於忍心。然而，不拋棄她，家庭負擔可加重不少了。

恰巧在那個時候，我的父親將被調到別個地方去做事。這個朋友因為知道我的母親喜歡女兒，同時他又明白我們的家世，所以他便想在我們離開時把她的最幼的女兒一起帶走。他也曉得我們的家庭是小家庭，人不多，多養一個孩子或者不成問題。由於種種原因，他很放心地決意把他的女兒送給我們。雖然他這樣不免是忍痛去做，不過他很肯定地相信他的女兒到了我們家裏後，總比到不相識的人家裏好得多。

於是他便叫他的太太向我的母親提出這個意見。我的母親便和父親商量了一個晚上。這個女孩子因為年齡未滿週歲，同時原來的父母也是受過教育的人，她的家世也很清楚，所以早已很合理想了。至於所謂要有商量餘地的，就是家庭經濟問題。雖然我們的家裏人少，不及他們家裏這麼難於維持，但是，在戰時有幾家的家庭經濟是寬裕的呢？因此便要先行預算一番，看看家中能否多容納一個人，尤其是養一個還在哺乳時期的孩子，所需的費用更不輕易。父親和母親都以爲耐了人家的女孩子回來，便應該好好地撫養她。這固然要對得起她的親生父母，何況自己又是原想把她當作女兒看待呢？問題結果解決了。父親和母親決意收養了這個女孩子。在通知她的母親領她到來的前夜，父親在晚飯後便提出這件事來。

兒 孫 滿 堂

『如果多了一個妹妹，你們會高興嗎？』父親最先給我們一個問話。

『當然高興啦！』我們一同回答。

「唔，有了妹妹，你們還不欺侮她嗎？」母親笑着插進說。

「不會的，不會的。」最小的三弟連忙搶着反辯。

「你們不欺侮她，那便最好不過了。我老實告訴你們，我們明天便多了一個妹妹啦！」

父親剛報告完畢，我們狂熱的歡呼跟着揚起，撼動了整個小客廳。這個消息使我們太興奮了。因為，明天在我們這個小家庭中帶來了一顆新生命——一個新的希望。

父親把吵聲壓下之後，他慢慢地吐出他心中最想說的話：

「明天帶來給我們的妹妹就是X伯伯的小女兒，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因為X伯伯的家庭不像我們那麼簡單，他有八九個小孩子，X伯伯要維持他的家庭實在很困難。他對於他最小的一個女兒——一個未滿一歲的嬰孩，他的確無法養下了，於是便想到送給我們做小女兒。」

「一個做父母的把自己親生的兒女送給人家，實在是多麼慘痛的事啊！但是X伯伯他沒有辦法，他與其讓自己的女兒餓死，倒不如送給相熟的朋友撫養，他希望從這裏給他的女兒打出一條生路。由此可見父母對子女之愛是多麼偉大！他寧願忍痛割棄自己的骨肉，使自己的骨肉能够生活下去。」

「我們的妹妹就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她離開她的親生父母來生活。你們想一想，假如現在我和媽媽不要你們，把你們搬到別個人家去生活，難道你們不感到傷心嗎？你們把自己當做別人設身處地去想一想，那是多麼悲慘的事啊？所以我首先要對你們說清楚，我們有了妹妹之後，千萬不要欺侮她，我們要把她當作真的親生妹妹一樣。我們知道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便應該更加愛護她才對。」

最要緊不要和她吵架，不要像別的沒有家教的孩子，用污穢的說話去嘲笑她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孩子，故意使她傷心。——」

父親一段半帶教訓意味的說話，把剛才小客廳中充滿着的歡樂氣氛驅走了。雖然客廳已經靜下來，但是我們的心仍是歡欣鼓舞着的。因為我們都憧憬着明天的家更多帶來一股生氣。

「我剛才所講的話，你們都懂了嗎？」父親頓了一頓後，再復把岑寂的空氣打破。他開始訴說他底願望。「我們希望明天多得一個妹妹之後，我們的家庭將更快樂。現在這個女孩子還未滿一歲，她前面還有很多路要走。我希望我能够把她由小學供養到大學，隨便她選師範或音樂都好。在七八歲的時候，我希望她能開始學鋼琴了。唔，到七八歲的時候，仗一定打完了，她總可以有機會學到鋼琴的。那時國內戰事平息，我們家裏可以買得起一座鋼琴，這時我們的家再沒有這樣枯燥寂寞，在休閒的時間有清脆的琴韻掃去我們的煩悶——」

這一夜，父親很高興，他滔滔不絕地暢談他底願望。母親和我們三個小孩子也很興奮。因為大家都夢想着明天那位小寶寶來了之後，家庭中新添的甜蜜和溫暖。可是大家怎想到明天的事實會變成空虛呢？

第二天，×伯果然帶着她的小女兒來了。陪着同來的還有幾位朋友的太太。母親這天預備了午點，是招待到來參加這個「移交典禮」的太太們。父親因為要上辦公，沒有參加，所以這個聚會可說是「太太的聚會」。

我們的「妹妹」很安詳地抱在×伯母的手中，也很恬靜地睡着，一點也想不到她將要離開她那親生的母親。她是個可愛的女嬰孩，因為先天良好，體格不錯。但是那充分表現營養不足的肌膚，足資證明她是後天受到慘惡的遭遇。

在午點進行當中，還沒有不愉快的空氣。因為大家都是相熟的朋友。

終於到了人生最悲慘的一刻。當×伯母把孩子送到母親手心的時候，那位忍痛割愛的母親竟壓抑不住心頭的隱痛了。×伯母失聲痛哭起來。

那不知事的小生靈，也像得到了她底母親的感召，跟着發出哭聲。

×伯母只管痛哭，她實在太傷心了。把自己親生的兒女送給人家，這是天下間多麼悲慘的事啊！她哭得話不成聲，人們聽到最清楚的只是：「孩子，別哭吧！黃伯母將來待你好的。」

當日情形我是目擊的。那時我的年紀雖然還小，可是使我深深感到骨肉的離散是人間何等慘痛的悲劇；同時也見到一個做父母的對於他們的兒女是何等疼愛。

那天在場的太太們聽到那對可憐母女底交疊的哭聲，都同有一種惻然之感。至於我的母親呢？她抱着那個正在大哭的嬰孩，手震顫得很，不知所措。

因為母親是個心腸軟的人，她目睹這個慘痛的場面，她決定把原意打消了。

「×太太，孩子既然捨不了你，倒不如請你帶她回家多住幾天，改日再送來吧！」

母親便用這句話結束了說這幕悲劇。人散了，屋內變回寧靜，母親像自言自語地對我們說：「拆

散人家的骨肉，我是不願意做的。」

所以，這次所謂得個妹妹，結果還是得一個空。從此，我們三兄弟，不大聽到母親提什麼妹妹了。其實她也再找不到合乎她底標準的『理想妹妹』哩！

## 再 嫁

吳 廣

這些天兆萍和媽媽起了很深的誤會，使她和媽媽都非常苦惱而悶氣。

兆萍這孩子雖然不過十四歲，但成熟得很早，很懂事，心裏有主意，脾氣也頗強傲。她自從對媽媽懷了成見之後，就不肯輕易給別人說服。雖然媽媽那天已經對她軟化了，向她訴說一些『真心話』了。而且她也爲媽媽的苦痛和悲哀而感動，她深深的感到歉疚，但仍然不肯就放手承認媽媽做的事是對的——她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但她直覺的在反對她媽媽！

那一天，她親眼看見媽媽打扮得非常年輕動人，穿着向來不肯穿的一件淺藍色花旗袍，雪白紅邊兒襪套，軟布底兒繡白花黑緞子鞋，甚至右襟還扣着一條粉紅的小手絹，興高采烈的出去了。媽媽向來要出門總是要等她放學回來，或者帶她同去，或留下話，說是到那兒去了，做什麼去了。偏偏這次不但告訴她那兒去，甚至：

『阿萍，我出去一會兒。晚飯我做好了，你自己先吃吧——』

兆萍本來很想追問媽媽一句話，但她不，她極力壓制心中的焦灼與疑惑。她其實知道媽媽行動的大概方向。不曉得是因為害羞不好意思追問呢，還是因為害怕，氣憤，不高興而不追問。因此她任由

媽媽匆匆忙忙走了。

媽媽走了之後，她才如夢方醒似的，把房門關了，懶洋洋地躺在床上。她心裏翻翻滾滾，生出許多怪思想，心裏鬱氣得難過。她開始嚐到一種被遺棄，被冷淡，無可訴說的寂寞和煩苦。

兆萍這時在所躺的床上，看見媽媽出門時慌慌張張丟在床上的舊陰丹士林布旗袍，線襪子，內衣，圍成一大團的堆在床角上。她慢慢的就想到：

『現在已經走上長途汽車了，現在她到了公園站下車了——現在匆忙走進公園去了——現在一定會到他——了。』兆萍想到此地，渾身都輕輕在發抖，面孔燒了起來。兆萍很清楚，媽媽真的和那個人去幽會了。她知道學校裏同學的謠言是一點不假的。兆萍很害怕那些謠言，害怕那些嘻皮笑臉的小流氓們在課堂上，馬路邊牆上寫的那點怪醜的話——聽了臉也發燒：

『兆萍的媽媽和X先生相好！』

『小寡婦和X老師要成親！』

『X姑娘有了好爸爸啦，哈哈！』

兒 孫 滿 堂

尤其是同班的幾個和她不和好的女孩子，例如黃玉珍，趙如琳，更在身前身後，嘖嘖喳喳的在說她壞話。她氣得要哭，但她又無可奈何！

因為兆萍向來是要強的，好面子的；她是六年級的級長，是全中心小學的優秀學生。她樣樣都得第一，樣樣都比人強，向來沒給同學老師說過半句壞話。這一次，只有幾天功夫，謠言一來，馬上全

校都換了一付眼光看她，彷彿她媽媽的事連她也該負責似的。她的優秀地位突然一落千丈了。她在校中立刻陷於孤立了。她現在只能低着頭，沉鬱地胆怯地，心中懷着被攻擊的氣憤，偷偷躲開人走回家去。

回到家中，媽媽也和從前不同了。她一天到晚不曉得忙些什麼，只是在趕着做她的衣服零活——男人襯衫啦，短衣褲啦，縫縫補補。媽媽的確變了。媽媽現在關心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個人了；媽媽現在不再沉靜地溫柔地爲她忙了；而顯得心浮起來，心向外了。這一切都使兆萍傷心！

兆萍很明白媽媽的處境，她已經守寡七八年了，她的確一向是很安分很刻苦地和她相依爲命的。但她知道媽媽除了她之外，現在還需要另一種安慰。這種需要兆萍因爲還太年輕，她不大懂得。她只知道她是需要得十分強烈的。因此，媽媽一旦和她所需要的對象認識，就很快的，不顧一切的追上去。甚至把她這相依爲命的女兒也幾乎無心照顧了。

兆萍心中非常矛盾，這矛盾使她激動不安：

第一個矛盾是：她的確是深愛媽媽的，她看見媽媽的身世，生活，悲苦與淒涼，她就恨不得去填補她的心中缺憾；雖然她不曉得她的缺憾是怎樣的？

第二個矛盾是她自己確不願意媽媽再嫁，雖然她不曉得『再嫁』是不是罪惡，但她總覺得『再嫁』是不好聽的。她也明曉得媽媽還年輕——三十二歲，又已經守了八年多了，即使再嫁，爲了生活和感情，也還有理由。但是兆萍小心眼裏老是繞不開這個矛盾：媽媽再嫁不是醜事嗎？不再嫁，看着

她悲鬱一生嗎？女人爲什麼要死守不嫁呢？外界的批評不對嗎？

第三個矛盾，更是非常深奧神秘，她自己更弄不清了。原來媽媽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所敬佩的級任老師莫先生。莫先生爲人非常溫和聰明，學問好，品格高，非常肯幫忙，尤其是一向對兆萍好。兆萍每學期交不起的費用，都由莫老師代交；而且對她一切也的確關心。從四年級起，兆萍就是莫老師最賞識的高足。同學先生也都曉得他們情形。這一學期兆萍是畢業班的學生了，莫先生更爲了她升中學的事，很費苦心的替她設法。例如：補習功課啦，打聽考那一間學校啦，去找熟人設法幫忙啦。因此莫老師成爲她們家中最熟的客人，而到了最近，竟變成她們家裏的一份子了！

這個事實使兆萍非常苦痛，她深深敬愛的老師竟和媽媽相愛了。她有一種說不出的酸苦——實際是一種妒嫉——下意識的。

莫老師不是個壞人。相反的，她很願意常常和他接近；她孩子氣地喜歡他的態度大方溫和，他的富於恆趣的談吐，他的豐富的常識和有趣動人的故事——但她不願意他和媽媽相愛，不願意是『他』——這真是一個天大的矛盾，她無論如何也不能解決的大矛盾。

兒孫滿堂

實！

這一天，她曉得媽媽是和莫老師去玩去了。她知道媽媽已經熱昏了。她深恨媽媽爲什麼要瞞了她出去和莫老師玩。難道嫌她是多餘的人？兆萍覺得在學校所受的羞辱，應該完全由媽媽和莫先生來負責！

漸漸夜色來臨，屋裏黑漆漆的，媽媽還沒有回來。兆萍心裏慌了，害怕了，她覺得要哭，可是哭

不出來。於是開了房門走出巷口去。她打算看看媽媽回來沒有。但心中另外又起了一種嫌惡的心意：

——哼！去玩吧，不回來也餓不死人——到反清靜呢！

兆萍走到巷口，站在暗暗樹蔭下，悲憤無聊地在看街景。因為站得久了，腳有點兒酸，就扭轉身要回去，却看見一輛三輪車遠遠來了，上面坐了兩個人。兆萍下意識地把嬌小身子縮回樹蔭深處，緊張地望着。

車子到巷口停了，男的先下車來扶女的，兩人身裁十分熟悉。又聽見女的說：

『今天可惜沒有月亮！』這聲音正是媽媽。兆萍心跳都快停止了。

她看見莫先生緊緊的扶着媽媽，並肩向巷裏走。她聽見媽媽吐出向來沒有的愉快笑聲。她又聽見兩人緩慢踏着石渣路脚步聲。兆萍輕輕追上去，她看見媽媽倚着莫老師的肩，正輕輕細語。她難過起來，扭轉臉又跑出巷口，她孤零零地站在陰森森的樹影下落淚。

兆萍正在東想西想，看見巷口出來一個男人在叫着：

『兆萍！兆萍！』正是莫先生。兆萍非常生氣，心慌地想要逃走，但她又走不動，腳生根似的站在那裏。於是莫老師看見她了，很高興地走近來：

『我們正找你呢，你怎麼躲在這裏呢？和我們捉迷藏嗎？哈哈！』

莫先生那雙大而有力的手握著兆萍的小手，就半拉半推地把她拖回家去。媽媽在門口舉着一盞煤油燈在等着。看見她回來就帶笑說：

「唉呀！我們回來，嚇了一跳，房門也大開了，燈也沒點——」  
 媽媽一路談談笑笑進去。兆萍只是不出聲，心裏在想：

「你們快樂吧，我才不理呢。」兆萍鼓着兩腮，翹着她的小嘴。

莫老師和媽媽自然都明白她的不高興。多方引逗，她也不出聲，和衣倒在床上裝睡。後來媽媽送了莫老師走了，回來關上房門，一面換她的新衣服，一面柔聲在她耳邊問——聲音是那麽柔軟，那麽陪小心的：

「你沒吃飯嗎？好女兒，我給你帶一包點心，起來吃吧！」

經了媽媽再三纏她，兆萍發恨地說：

「不吃，餓不餓我還不曉得嗎？」

「好女兒，你還是生氣嗎？——」媽媽也嘆口氣：「——你也該原諒原諒我——」

「原諒你？」兆萍從床上坐起來，「你就不曉得學校那羣小混蛋，罵出口的話够多麼醜，你聽不到。我可受不了，明天我不上學了——」

「真是，那些混孩子也愛管人家事——我也沒做錯事呀——」

「他們管你錯不錯？反正罵的太難堪了，我沒險再上學！」

媽媽也知道女兒的受苦受氣。她沒有別的辦法，嘆着氣說：

「明天去找你莫老師，轉學吧，好不好？」

『不要提莫老師！——』兆萍氣憤憤說了半句，就噤住不說了。媽媽此時雖百般勸慰，兆萍仍然不理。這一夜，母女兩人都悶着氣，苦惱了一夜，誰也沒說什麼話。在兆萍方面，認為媽媽的心已經變了，完全想到再嫁，不顧她了。而媽媽方面，則覺得自己原很正大光明，再嫁也不是醜事，她應該再去愛一個『心愛的人』的。她不甘心讓自己的青春再葬送下去。她覺得女兒太固執了，太不諳解為娘的心了，因此媽媽也弄得氣悶苦惱不堪。

這一夜，他們母女就在這樣憤的空氣中渡過一夜。

## 二

次日清晨，莫老師是值日先生。在上早操時，站在升旗台上點名，發現兆萍沒到。許多學生都知道兆萍從來不會遲到的，現在點名沒有她清曉動人的答應一聲『到』，都奇怪起來，不覺都向四面望望，以為她必遲到了。一直到上了第一堂課，兆萍還沒來。於是莫老師懷疑了，他派了一個女生到兆萍家中打聽消息。女生帶回來的消息是：

『兆萍的媽媽說她一早就背了書包上學校來了！』

這個消息使莫老師吃了一驚。他等下了課，忙到兆萍家去。迎面遇到兆萍的媽媽，慌慌張張地來了，一見他就急說：

『兆萍這孩子沒在學校嗎？她早晨的確帶着書包出來的。』

莫先生到了她家，叫兆萍的媽翻翻衣箱，看是不是帶了衣服走的。果然，證明兆萍帶了兩件單衣服，一些零星用品走了。兆萍媽急得要哭。莫先生就安慰她：『不要急，我們想想她會到那裏去？』

『咳，這孩子脾氣硬，昨晚氣了一夜，今天就跑了！』兆萍的媽紅着眼圈說。莫先生認爲她可能不會跑遠的——因爲她身上沒有帶錢；她沒有親戚，她也沒有朋友，只能到市區附近同學之類的朋友家去。莫先生決計請一天假去打探她。兆萍的媽低聲說：

『她這一次也不曉得爲什麼，非常反對我們——』媽媽心中感到難過。

『她爲什麼反對呢？你不是說她向來對我印象好嗎？』

『就是呀，她反對我再嫁，她也爲的受那些同學的氣太大了——』

莫先生奔走了一天，直到晚上才在兆萍一個女同學家裏找到了她。她看見莫先生，起先很激動，但後來却像大人似的鎮靜起來了。

『兆萍，你爲什麼一個人跑開了，媽媽急死了！』

『她急什麼？』兆萍輕描淡寫地說，『我走了，她可以好好過日子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別孩子氣了，一塊回去吧？』

『我不回去！』她大人也似的堅決地說：『你回去就跟媽媽說：請她放心，我自己會照料自己的。——我——』她忽然眼圈紅了，聲音嗚咽了。於是一言不發就跑進她同學房裏，把房門關上，再也不

理莫老師了。

莫老師無奈，就拜托她的同學和她家人照料她，一面趕回去向兆萍的媽媽報告此事。她的媽媽急了，馬上又同莫老師一同去，苦苦的哀求兆萍，婉勸她。但她完全拒絕了，那種堅定冷靜，簡直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結果仍由兆萍同學的父母調解，暫住在他們家中，以後也依然來往，先暫住一個月再說。莫老師深曉得兆萍的心思，就勸她媽媽不要再堅持了。她媽媽也只好抹了淚回去。兆萍從此就住在她同學家中。

三

兆萍自從媽媽和莫先生分別了單獨住，她更沉默了。她常一言不發，凝神枯坐。她的同學也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麼。有一天，她聽見說莫老師和她媽媽已經決定結婚了，正在準備搬進城裏住。兆萍就神色有點不同，更加冷靜，每天在屋裏呆坐，任什麼也不做。同學想盡方法逗她出去玩，她也不去。有一天，莫老師來看她，叫她看看媽媽去。她也沒說什麼。她淡淡說了一句：『我等媽媽結婚那天，一定去恭喜你們的！』

莫老師又勸了她半天，暗中囑咐她同學小心她的行動，免出意外。

莫老師回去向兆萍的媽媽說：

『她意志堅定，死也不肯回來，簡直沒辦法！』

兆萍的媽媽除了含淚傷心，也沒有什麼主意。這幾天她爲了結婚，忙得亂哄哄，因此也就暫時把

兆萍的事壓了壓。她心裏想：

『等我的事成了，她那時也許可以好過一點，再好好去接她回來。』

莫老師和她在城裏一家小餐館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婚禮，僱備茶點招待。客人都是男家的同學同事和莫老師的一羣學生。兆萍的媽想起她的女兒，又暗暗傷心。她叫兆萍的幾個要好的女同學去找她來。兆萍居然來了。

兆萍那天穿着一件白府綢大反領襯衫，黑裙子，白襪套，白鞋子，頭髮上束了一大朵紅綢花，臉上也淡抹胭脂，非常樸素可愛。把她媽媽歡喜死了，摟着她又哭又笑，向她立誓賭咒，哀求她回心轉意。兆萍仍然默默地在旁邊看着她媽媽婚禮的完成。她的媽媽正在歡喜地和賀客週旋時，莫先生發覺兆萍一個人走了。他們連忙四處去找，餐館的茶房說她一個人在門口僱一輛洋車，說是到江邊碼頭去了。莫老師一聽，非常着急，忙借了一輛自行車，飛快地向江邊碼頭趕去。趕到碼頭，一艘渡輪正拉着汽笛開船。莫老師急急跳上渡輪，輪已離江岸十餘丈遠。他在擁擠的人羣中找兆萍，還沒走到渡輪後半部，忽然乘客大聲吵叫起來——『救人啊，有人跳江啦！』莫先生趕忙擠入人叢中，看見一個白色影子正投落江流急湍中。莫先生再不加思索，把上衣一脫，摔在船上，便由欄杆一翻身跳入江中。原來他是游泳健將，以前會奪過游泳錦標的。他下水時便直向水面白色東西衝過去，三下兩下已經追到了。他奮力抓着那白色衣服，又捉到落水的手臂，便用一手側泳，向江岸游去。此時渡輪已經打倒車向回走，擲下救命圈給他，於是在水手援助下，把莫先生和落水的小姑娘救起來了。渡輪傍岸，兆

再 嫁

萍的媽媽還穿着她的新娘子的粉紅旗袍，在岸上急得啼哭。看見兆萍混身水淋淋，已不省人事，便急得抱着她大哭。莫先生扭乾衣服，便僱了一輛汽車把兆萍送到醫院去。

醫生檢查之後，說沒有關係，落水不久，住一兩天便好了。於是兩人便守在床邊看護她。莫老師坐在一面，兆萍的媽媽坐在另一面。她清醒之後，顯得非常疲倦，但她已經不是那種冷淡沉默的態度了，她已經漸漸和他們說話了。尤其是莫老師，只和她講些幽默的閒話，逗她發笑。她的媽媽則小心翼翼地給她極大的體貼與安慰。兆萍的心境突然改變了。她恍若做了一場惡夢似的。當她出院時，兆萍已經恢復那種天真活潑嬌羞可愛的女孩子氣，她對她的媽媽和現在的繼父——她仍叫他莫老師說：

『你們仍然再去度蜜月好不好？』

『你真頑皮搗蛋！』莫老師笑了。

『你少發些倔強脾氣就好了——』媽媽也撅着小嘴說她。媽媽在高興地微笑。

『我以後不敢發脾氣了，現在有兩個人來管我了！』兆萍含羞帶笑地說。

『可不是，你要再穿着衣服去游泳，我可以再去幫你一次忙呢！』

於是三個人笑着愉快地回家。

# 墮胎

仲十

一

薇獨坐在窗下的書案前，面對着書案上的一碗黑褐色的苦水，像老僧入定似的發呆。苦水冒着熱氣，令人聞了想嘔，然而她並沒有嘔出來，祇是皺緊了眉頭，雙手撐住已漸入瘦的臉腮，讓一顆已經是很沉重的心陷入更沉重的境界！

此刻，窗外是南國的暮春，南國的暮春綿延着連天的淫雨，天，是陰沉沉的！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除了近處幾株不知年代的老樹，和鄰家屋頂上被大氣壓得散不開來的午前炊烟外，什麼也看不見，也什麼都聽不到。暮春的鄉村，本來應該是農忙的時候，也許是春雨逼人吧？今天却特別寧靜得怕人。假如是往日的薇，此刻會在辦公桌上用筆尖啃嚼着公文上的一些生澀無味的句子，自然無暇領受這份淒涼的苦況，可是，在今天，在她自己的屋子裏，當她鼓足最後的一口勇氣準備喝下這碗苦水的前一刻，對着如此的景色，想到喝下這碗苦水後可能發生的惡果時，她不再在腦子裏翻閱一次她這短短的二十一年生命歷程中的舊賬嗎？

二十一年前，正是薔薇放蕊的季節，她誕生在這南國山城中的一家姓楊的府上，父親是曾在軍閥時代做過兩任縣太爺的中年人，他的出任縣太爺，是因為他會與當時頗有權勢的某軍爺在尚未發跡時拜過把的關係，他自己的出身只不過是這山城裏的一個測字先生而已。所以在任縣太爺以後，曾經在公事上吃過部屬們的明嘲暗諷，這對於測字先生出身的縣太爺，是莫大的也是莫可如何的恥辱。因此，當他發覺他的太太已是身懷六甲的時候，他就決定給他下一代的兒女們以適當的教育，以免日後受氣。在這一點上，他無意地做了一個好父親。因此，當薔薇長大到五六歲以後，竟得以從小學漸漸地讀到了中學。

不幸的是：當她讀到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在她父親不善理財的主持下，把兩任縣太爺任上所弄到手的一點資產，由大化小，由小化無地弄得精光，乃至於重又擺開測字攤子來度日。而繼薇之後生的幾個弟弟們，也都漸漸地一個一個長大起來，除了負擔薇在校中因抗日戰爭而日益加重的學雜各費以外，這位半百開外的老人，還得負擔一家七口的衣食。當然，靠着測字攤子賺來的幾個可憐錢，怎麼樣也難以負擔這偌大一個家庭的開支，何況物價還在天天不斷地往上漲呢？

薇是一個早熟的女孩，教育更幫助她提早了解到人生的甜酸苦辣。家道的中落，父親緊鎖着的眉頭，弟妹們以及她自己的襤褸的衣着——這些，處處都在提示着她的學業早晚都得中斷。實際上，這個家庭也的確需要她在經濟上給父親幫點忙。於是，她計劃着怎樣不靠家庭的負擔來使自己讀完高中的學業，怎樣在畢業後找一份工作來貼補着家用，而且，她發誓不結婚，免得婚後的生活在有意無

意之間阻撓了她對家庭所應負的責任。她要報答父親教育她的苦心，她要為家庭，為弟妹們的前途而犧牲自己的幸福！善良的薇，在掙扎中企望着她能早一天畢業。

### 三

暑期結束後的第二學期開始了，同學們都由二年級進入到三年級，月餘的闊別引起了同學們見面後更多的興奮的談笑和加倍的親熱。她們同聲欣慶着高中的學業在一年內就可以完成。然而，在這些個爽朗的歡笑中，不見了薇的笑靨，失去了薇的影踪。

「薇不來了嗎？」同學們互投疑問的眼色，且帶一點無聲的唏噓。因為薇在這一班中是衆所愛戴的大姊姊，沒有她，就像衆星失掉了月亮，雖然依舊各自閃耀着光輝，但却失掉了靈魂的依托。

是的，薇這學期的確沒有來，而且以後永遠不會來了。命運的魔手撕碎了她的計劃，毀滅了她的夢想！善良的薇此刻已因窮困而輟學了，更且違反了她的初衷，在二十歲剛過一點點的第一個夏天結婚了。而同時，她也有了職業。

事情是這樣決定的：在薇的一位遠房堂叔的朋友中，有一位由淪陷區逃出來而現在在這南國山城的一國營事業機關中任職的王先生，王先生雖然職位不高，然而人才一表，加之頗有一點交際手腕，所以，倒很得上司的喜愛。也就因此，王先生一方面受同事們的妒嫉，却又一方面受人們的恭維和由衷的羨慕。薇的這位在一家商行裏當辦事員的堂叔，就是後者之一。而且因為商業上的事務而往

來得很是熟稔。當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知道王先生正在作求鳳的準備時，他的靈機突然轉到姪女兒薇的身上來。因為他知道薇的家庭的困境，他知道他的那位曾任縣太爺的堂兄正在爲了窮而在薇的身上轉念頭。說得好聽些：就是需要薇在經濟上給家裏幫點忙而又不太失面子。同時，他知道薇會爲家庭而願意犧牲自己。於是，從自我的利益上着想，他認爲假如能够把薇與王先生連繫在一起時，於他是頗爲有利的；至少可能在現在這小辦事員的職務以外求得一點較滿足的發展。他決定對雙方都作一次試探。

費了一番唇舌，他從堂兄嫂處得到了圓滿的答允，攜去了薇的一張照片，因而，他又從王先生那裏得到了首肯，祇待薇自己決定後，就可進一步的討論了。

第二天的下午，當一陣暴風雨猛襲過後，燥熱的空氣頓時涼爽了許多。縣太爺擺開了測字攤子在院子外的馬路旁邊行人道上兜生意去了。院子裏留下了薇的母親和她自己以及兩個較小的弟弟。薇的膝上攤着一本書，有意無意地翻閱着。弟弟們在一棵剛剛結着還不太大的果實的石榴樹下弄泥巴，母親坐在薇的對面。夕陽已躲在漸漸消散的白雲背後，祇偶然露出一點晚霞。空氣是非常寧靜可愛。誰都會覺得這個小戶人家是頗多天倫樂趣的。可是，母親一邊做着針線，一邊却在像往日一樣似斷若續的訴述着家境的困難，物價的飛漲……等等，一句一句地刺着薇的心。在一聲輕嘆下，母親終於說出了昨天堂叔來家的目的，以及已經怎樣做了。過後，母親以一種近乎哀求的眼光逼視着薇，等待着薇的答覆。然而，薇竟異乎尋常地沉默着，任誰也猜不透她此刻心裏在想些什麼。

僵持了十多分鐘，薇開口了：

『不！』她嘴裏爆出了這簡短的一個字後，飛也似的跑到她的房裏，關起房門哭了。

晚上，她走到母親的房裏說出了她自己的計劃：她希望能找到一處夜間授課的家庭教師的職務，而用舌耕所得的微俸，來供給自己的學費，等到高中畢業後，她覺得一份正式的職務，然後好好地供給弟妹們讀書。她聲明她不願結婚完全是為家庭着想，為弟妹們的前途打算。雖然母親不希望她這樣做，但終於拗不過薇的決心而答允她讓她出去碰碰看。婚議於是擱淺。

此後的一個多月裏，她每天東奔西走，為她的計劃的實現而到處求人幫忙。但是命運的惡魔好像故意和她搗蛋似的，一個多月下來，薇依然是薇，她不但沒有求得一個理想中的位置，反倒惹了『好為人師』的讖諷。眼見着下學期快要開學了，由郵差送來的報告書中，註明了開學的日期，更可惡地註明了下學期學雜各費的驚人的數目，這真是逼死人的數目！讀吧，父親籌不出這筆款子，自己也碰到了一身的創痛！不讀吧，難道老着臉皮坐在家裏吃閒飯不成？薇此刻陷入極端的痛苦中，甚而至於對自己的前途與抱負都感到失望，灰心！

爲了這件有生以來第一件難解決的大難題，她已好幾夜不得合眼，枕畔的淚痕也堆積了許多，人也清瘦了不少。但是問題一天天地逼緊着，却又得不到可以圓滿解決的途徑。最後，她只得咬緊牙關答應了堂叔所提出的辦法——她甘心為家庭犧牲自己，去與一個她所素不相識的陌生者結婚——其唯一的條件是要王先生立刻替她謀一份職業，而這份職業所有的全部收入都用作她弟妹們的教育費和娘

家的家用。至於他倆小家庭的一切開支，則由王先生一人負責。

胎 墮

這辦法依然由堂叔轉達給王先生。多麼驚人的神速啊！第三天的下午，她的條件得到了圓滿的答覆，一紙某某機關的派令由堂叔手裏遞來了，而同時也帶來了王先生在一週內結婚的要求。

這一紙派令像聖旨一樣地帶給這全家以歡欣，也像催命符似的帶給薇以過度的惶恐。因為它背後所附來的要求震撼了薇處女孌弱的心，她覺得她這段婚姻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像是在做一樁買賣！然而這却是如此殘酷的事實！眼前的一切並不是夢，她是如此地不能抵抗男性的殘暴，她是以自己換來了這紙派令，換來了這份職業，給父母弟妹以幸福，帶自己入深淵！

#### 四

五天以後，是一個晴朗的仲夏夜——是使她永遠難以忘懷的仲夏夜——在一家旅館裏，薇正式付出了她自己給她的所謂丈夫——王先生。婚禮是異常簡單的，在報紙上登了一則結婚啓事，至親們在一起吃一桌酒，就算結婚了。來賓中除了當事人就祇有她的家長和那位好心腸的堂叔——他這天是以媒人的身份出場的，像是做了一樁很得意的買賣似的，他今天的笑聲是特別的嘹亮刺耳。歡笑的場面與她的冷漠，恰成一個挺好的對比。人們都以爲她害羞，而她却在肚子裏冷酷地說：「結婚吧！就算是這樁買賣成功了吧！」她始終認爲這不是結婚，而是做買賣所應該付出的代價。這的確是誰也難以想像的一樁買賣——一樁殘酷的嚙蝕着一個少女的青春期的買賣！

因爲是在戰時，後方的機關多半設在城廂附近的鄉村裏，以減少空襲的威脅。薇所服務的機關也不能例外。爲了便於兩人上下班的緣故，由王先生作主，在離城不遠而介乎兩人所服務的機關之間的一個小村子裏租了一間小屋作爲他們小家庭的駐在地，也就是薇此刻所坐着的。在這裏，他們也會經度過幾許良夜，因爲她買賣中得來的丈夫對她還算溫存體貼，所以，她雖然恨透了他把她這樣殘酷地買了過來，但在某些時候，他倒也頗能使她暫時地沉醉在他的愛撫中。所以，實際上，她們婚後的生活雖不能算太滿意，但大體說來也不能算怎麼壞。這多少給薇矛盾的心靈上一點安慰。

但這就能說明她今後是幸福的嗎？不！並不！婚後半年不到，她竟患起嘔吐症來了。起初，她以爲是偶然的事，可是，徵象却極力證明她懷了孕。經過醫生診斷後，就更證實了一個苦命的孩子已經在她身上成長着。這對於她簡直是個新的威脅。威脅着她的生活，也威脅着她弟妹們的學業與前途。她遙想着孩子生下來後所可能引起的麻煩和困難，她將自己餵孩子吃奶，以及做許多要爲孩子做的瑣事。他們小家庭的經濟環境並不十分充裕，她不能請奶媽帶孩子，她將會讓孩子佔據了她的多數的甚至於全部的時間。那麼，她將勢必爲孩子而辭掉這份用自己換來的工作，那麼，她的弟妹們又將和她一樣地失學。那麼她犧牲自己，她違反己意和一個陌生的外地人結婚是爲的什麼？萬一等到這很可能不幸到來時，她將怎樣對自己解釋呢？她不禁有些黯然！

滿  
孫  
兒  
堂

她讓新的苦痛糾纏着，她無法解說它們，她又患起嚴重的失眠症來。兩個月下來，她漸漸地爲這新的苦痛嚼得瘦了，飲食也減少了許多。王先生除了那份行將做爸爸的高興外，他並不了解薇內心

的隱憂。因為她一直隱瞞着這樁心事，不肯向誰宣佈出來。

孩子在體內三個多月了，由於不斷的滋長，薇的腹部漸漸地隆起來了。在她自己看來，簡直就一天不同一天，她的心也跟着一天沉重一天！

『打掉他吧！』她終於起了這可怕的念頭。爲了已經在生活着的，爲了那些需待教育的，犧牲掉這尚未長成的小生命，基於某些觀點看來，該不能算是過份損德的事吧？但隨即她又害怕打胎時所能引起的惡果。萬一大小一齊犧牲了，弟妹們的教育不是依舊要中輟嗎？而且該會增加好些個活着的人的哀痛啊！這不是太冒險了嗎？

這樣咀嚼着心頭的矛盾，她又挨過了十多天。十多天來，腹中的小生命的確又長大了許多。她覺得威脅一天天地近了，這樣拖下去，終不是個辦法，一定得趁早解決掉以免日後受累。終於，請了一個星期病假，她決定瞞着丈夫去打胎。

她懷着極度不安的心情走進城去，她求教於西醫，因為她覺得西醫打胎比較安全些。可是一處兩處，公立私立，差不多全城每一個可以希求的醫院她都走到了，每個可求的醫生她都求過，像一個失去了理性的瘋子，她甚至哭訴着她的苦衷來哀求醫生，希望打動醫生的心。然而，所得到的儘是些道德上的訓詞和無關痛癢的勸慰。她失望了，全城的醫生竟沒有一個肯爲她打胎的。

轉而，她希望求得中醫的一付靈丹，可是，中醫的答覆也多半如此。有的甚至對她繩之以法律，這使得她更失望了。

回到家裏，她倒在床上痛哭了一場。但她不但沒有因此而死掉墮胎的心，反而更加堅決了。

隔了兩天，她終於藉着閒談的技巧，從鄰居的口中得知西門外有一個老太婆專門幹那為人墮胎的違法生涯。探得了住址，第二天她就找到了她，而且帶回了一包黑褐色的藥粉，依照老太婆的吩咐泡製了這碗黑色的苦水，她要在她的丈夫沒有回家之前把它服下。然後靜等着事變的來臨。

現在，她對着這碗黑褐色的苦水，回憶着往事，測念着瞬即萬變的未來。她不禁淚落青衫。等到潏潏的熱淚驚醒了她自己時，她怪她自己太懦弱了。

「喝就喝了吧！事情總是要解決的！」她摸摸碗邊，已是溫涼了。於是，雙手戰抖抖地端起碗來，閉着一口氣，仰起脖子把它喝了下去。然後嗽嗽口，坐着定定神，起身把藥碗收拾清楚，她就倒身上床蓋起被子睡了。像是已經了却一樁心願似的，她心頭反倒平靜得多。過了一會，竟安然地睡着了。

窗外依舊是南國暮春時節的天，本來陰沉沉祇是濛濛的細雨，此時竟得大起來了，浙浙瀝瀝地像是泣訴着人間的苦難，苦難的人生！

## 五

王先生回家時，天已近黑。當他發現他的太太意外地早睡時，他是頗為擔心她的病體的。近幾天以來，他總覺得她是患着病，他曾經幾次提議去城裏看醫生，但都遭她拒絕了。由於他本身職務的繁

忙，無暇顧及，他也漸漸看淡了。他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一樁可怕的計劃在她的心頭醞釀着而在今天實行了。不過，今天他也覺得情形有點不對，他想喊醒她，又怕驚動她，祇是佇立在床前靜等她醒胎來。

約莫過了將近二十分鐘，薇被下腹一陣隱痛驚醒了。哼了一聲，睜開眼睛發覺了丈夫在床邊站着時，她不由的一陣心酸，眼圈兒一紅，掉下幾滴淚珠來。她覺得對丈夫有些內疚！

當王先生問她那裏不舒服時，她祇說了一聲：『心裏難過，』就又不做聲了。

夜漸深了，薇的腹痛一陣緊似一陣。最後，她實在忍不住了，她告訴王先生設法去請個醫生來，她說恐怕要小產了。這在從未有過做爸爸經驗的王先生無異乎是一個晴天霹靂。但他迅即托一個鄰婦代為照應後，立刻離開了家向城裏走去。他已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

這裏，薇的腹痛在不斷地加劇，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一陣緊接一陣的絞痛。突然她發覺下部濕潮潮的，她下意識地伸手去一摸，拿出來一看，天啊！指頭上染滿了鮮紅的沾膩膩的東西。

『血！』她驚呼着，心頭頓時蒙上一層可怕的陰影！血漸漸越來越多，像是無止境的流水。絞痛也來得更緊更密。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症象，情況也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駭昏了的鄰婦，也手足無措地不知如何是好，竟在這嚴重關頭溜之大吉了。

王先生回來時，薇已痛昏過去了。他並沒有請到醫生，因為城門關了，無法飛渡，所以他祇得垂着頭跑回來。當他發現滿床血跡而薇獨自昏過去了時，他被恐懼抓牢了心。他不知應該如何先救人。

他轉身去喊醒已經入睡的幾個鄰婦，請求她們幫忙。經過幾個鄰婦手忙腳亂地用葦湯把薇救醒時，下部的血仍在不斷地往外流，血色已由鮮紅變紅黑色，而且是凝成一小塊一小塊地流出來，陣痛也來得更凶猛了。

來不及讓薇分辨出房中的人影是誰，來不及讓薇答應王先生的慰問，一陣最劇烈的疼痛襲來，薇「哎呀」了一聲，人又昏過去了，同時下部也擠出了一個幾寸長的血塊似的東西，接着一陣更多的血塊血水猛沖出來後，又出來了一樣較大的東西，大概小生命和胎盤都出來了。可是血還繼續地往外流着，無法阻止。

幾分鐘後，他們又把她救醒了，但是，薇的臉色蒼白得像一張黃紙，眼眶也深陷下去了，臉上冒着黃豆大的汗珠，滿身都浸在汗水與血水裏，呼吸時出氣也比進氣多。她想同王先生說幾句話，但却已一句也說不出了。

一個較有經驗的鄰婦知道事情已非常緊急，她告訴王先生趕緊在附近叫好幾個農夫，準備在第二天天一見亮就把薇抬到城裏去就醫。但是，多不幸啊！善良的薇，可憐的薇已等不及見到天亮前的曙光。她去了。她陪着那個尚未長成器的孩子去了！也許她從此得到了真正的安息，但她却留下了未完的責任，帶去了她此生的隱恨！

# 聖 誕 禮 物

金 火

小鵬是個懦弱的孩子，在家裏因為是個獨生子，特別被父親珍愛着——也許正因為這種特別的珍愛，才把他造成這樣的懦弱。在學校裏却是一個有名的低能兒，同學們甚至於當面叫他『白頭』。

他永遠不上體育，人家在打球，他獨自躲在操場的一角觀望。球偶然飛到他的身邊，他縮着頭閉了眼，甚至轉身蜷曲的蹲在地下，好像有最大的災難降臨一樣。得到的是同學的一陣哄笑。他站起身的時候，臉漲得紅紅的。

課堂上，他永遠沒回答過先生的問題，就是同學們才說過的話，叫他立刻重複一遍也不可能。所以先生只把他看成本班的贅瘤，他簡直是班上的一件陳設，沒有知覺，沒有靈感，誰也不把他當做學生看待。然而他的功課却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糟，筆試的時候，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好成績。所以他能一直隨班升到五年級來。

每天上學的時候，一定要老聽差伴送，不然他會受到街上一些流氓孩子的侮辱，就是有人送他，一路上還不時聽到嘲弄的話。

『傻子來嘍，——』

『這麼大還要人送哪？』

『呦，呦，臉紅啦，要哭吧？——』

下課回家以後，他也很少向父母講什麼話。母親親切的慰問，不得已的時候，他只答以最簡單的字句。不如意的時候，紅了臉執拗着，母親爲了愛他的緣故，一切都不計較。

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看童話和神話。從三年級開始，他就對這種故事書發生了極濃厚的興趣。爸爸對他這種嗜好，十分高興，於是這一類的書就源源不斷的買給他。

因爲每天他絕少和任何人接觸，另一方面却在努力培養着他自己的幻想。在他精神環境中，有的只是王子，公子，神馬，寶瓶——等等，他的思想越是趨近這些，離實際的生活也就越遠。

表兄算是小鵬唯一說得來的朋友，原因是表兄也喜歡讀那些故事書。表兄比小鵬大三歲，去年已經升入初級中學。他雖也嗜好神話，性情方面却和小鵬不同。他時常勸小鵬勇敢些，但是沒有用，懦弱的習性，在他已是無法改掉，雖然聽到表兄屢次勸告以後，他自己也感到這是一種極小的缺陷。

『我想我是有福的，——我從來沒做過壞事，——』小鵬啞啞地說。

『是的，我也知道你的心很好，只是爲了健全自己，你該拿出應有的勇氣來呀！』表兄再進一步，鼓勵他。

堂  
滿  
孫  
兒

『我總相信當我有災難時，會有仙人來救我，』小鵬紅着臉說。『或者也許在夢中仙人會送我一件寶物，——然後我就會戰勝一切！』他分明又把思想深入到神話故事裏。

表兄看他這樣迷信，搖著頭嘆了口氣，不再說什麼。

一個聖誕節的夜晚，小鵬看過「聖誕老人」的故事，已經到了每天就寢的時間。他小心地把書放到抽屜裏。這時母親已經親自把被褥替他整理好。他低聲向母親道個「晚安」，然後慢吞吞地脫掉衣服，朦朧睡去。

「小鵬，小鵬，……」有人在搖撼他的身體，使他由夢中驚醒。

「呀，……」小鵬睜眼後，不覺驚異起來，站在他身邊的正是方才故事書中的聖誕老人呀！

「我親愛的孩子，——祝你快活！」老人十分沉着，一手摸着銀色長髯，一面微笑地向他祝福。

「謝謝你，親愛的聖誕老人！」小鵬張大眼睛睜了起來。

「不要起來，孩子，我特來送你一件寶貴的禮物的。」說着，老人從手裏遞過來一個紅色的小匣，像火柴盒一般大小。

「這是一個寶匣，你把它帶在身邊，你什麼也不怕，你可以戰勝一切！」一句句的話都打入小鵬的心坎，他顫動的雙手把這可愛的禮物接過來。正要掀開來看，又聽見老人和藹地說：

「但是，要明年的今日，才許你打開來看，記住！千萬記住！」

「謝謝你，親愛的老人！」小鵬一句話未完，老人竟已飄然地去了。

小鵬迷茫地又倒在被裏。他相信這是一個美麗的夢。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才伸手預備揉揉眼睛，忽然發現手裏有一件東西，忙張大眼睛看時，是個紅色的，他記起夜間的夢，他呆住了。

『是眞事嗎？還是夢呢？——』他偷偷把寶物揣在懷裏。

『這是一個寶匣，帶在身邊什麼都不怕，你可以戰勝一切！——明年今天才可以打開來看——』老人的話還記得十分清楚。

站起身來，他全身像是一種神祕的力量充滿了。他高興地跳起來。見到父母，覺得他們今天也格外高興。他忽然告訴母親：

『媽媽，今天不必叫老王送我了。』

『爲什麼？孩子！』母親笑着。小鵬想：說不定聖誕老人也同樣送她一件寶物吧？

『我想，我自己可以到學校去了。』

『好，那麼你自己去吧，走路要小心！』母親依了他，更給他一個意外的興奮。

天氣很冷，小鵬一點也沒覺得，他跳躍着跑出去，他簡直整個變了。

才走到巷口，幾個小流氓，又在那裏鬼混。

『嘿，餛飩子來了。』

『今天是一個人，不怕嗎？——』

『日』的一聲，拋過來一個石子，正打在小鵬的書包上。他突然覺得一股熱氣沖上來，他用手摸

摸小匣牢牢的裝在裏面的衣袋裏。他低下頭拾起那塊石子，同樣「日」的一響又拋了回去，回去，因為不提防，正好落在一個壞孩子頭上。孩子「哎喲」一聲，用手揉着被打的頭頂。

聖誕

「你們這一堆小鬼，敢再來欺侮我！」小鵬怒斥着他們。

禮

幾個小流氓，目瞪口呆，真是意外，他們竟誰也沒敢作聲。小鵬帶着勝利的微笑，跑向學校去。

物

教室裏，同學們三五成羣的談話，玩耍，或在互相研究着功課，沒有人招呼他。他只好悄悄的走到座位上去。

第一堂是算術，先生把昨天留的題目，分別寫在黑板上，然後叫幾個同學上去演算。小鵬五年來始終沒上黑板寫過一字，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先生根本不預備碰他的釘子。

四個人上去算，只有一個人錯了，先生又叫另一同學去改正，但是經過三四次，總沒有改對。因為這題較難，大家都算不出。最後先生問誰把它做好，出奇地，小鵬竟在座位上舉起手來。

「你會做嗎？王鵬？」先生用驚奇的眼光打量着他。因為他知道過去即使他自己會，也不敢上黑板去寫的。

「好，我來算算看，」他勇敢地走到黑板前面，全教室的空氣有着超乎平常的沉寂和緊張，沒有一雙眼睛不釘住小鵬的背影。

兩分鐘過後，小鵬做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

「這次對了，全班只有王鵬一人做得對，」先生很高興，小鵬更高興。

下午上體育課，小鵬也勇敢地加入隊裏，蹦蹦跳跳地和同學們踢着足球。雖然他的技術不比別人純熟，可是他自已記着有三個球是他踢入對方球門的。

一年裏，小鵬做了許多驚人的事：他曾在夜間捉住一個竊賊；有一次，鄰居失火，他盡了最大的力量救出了兩位老人和一個小孩；另外他更隨時隨地保護着弱者，他不知打了多少不平。小鵬變成了大眾的福音，事實上這些都是那紅色小匣神祕的力量造成的。

第二年的聖誕節終於來到了。他真是興奮得不知怎樣才好。晚上，他悄悄地從衣袋裏取出那寶貴的小匣，打開來一看，裏面毫沒有什麼希奇，只裝有一個小小的紙捲，他驚奇地展開來，看到上面熟悉的紅墨水寫的字：

『這只是一個平常的小匣，它本身沒有絲毫的神祕，使你成功的却是你自己寶貴的勇氣。』

小鵬看完正在呆呆發怔，房門一響，去年送禮物來的聖誕老人竟又走進來了，多奇怪的事啊？這老人一面走向小鵬，一面哈哈大笑說：

『表弟，快謝謝我這年青的聖誕老人吧！』說着摘下長長的鬚鬚，脫去衣服和帽子，聖誕老人忽然變成表兄。

滿 小鵬漲紅了臉，低頭不做聲。

堂 『表弟，別怪我太惡作劇，你變成多勇敢啊！我利用你的迷信，使你的勇敢戰勝懦弱，你該怎樣謝我啊？』表兄向他半解釋半安慰地說。

『真不知要怎樣謝你，表兄，你對我太好了！』小鵬在羞愧和感激的情緒下又是一陣興奮。

『現在你該知道，世界上沒有神仙，也沒有寶物，使我們成功的只有我們自己的勇氣和努力！』表兄用這幾句話結束了這一年的神祕。

以後，小鵬永遠是個勇敢的孩子了，他不只改掉了怯懦的習性，更打破了迷信的觀念。但是那平凡的小匣却仍舊被他時時帶在身邊，因為這是他一生最寶貴的紀念物。

## 春香

阿豎

春香本來的名字並不叫春香，叫什麼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怪可憐的，四五歲就沒有母親。父親是個嗜賭如命的賭徒。當他把房屋田地都輸得精光了之後，就把念頭轉到女兒身上來了。

一天，他托王老奶做好了媒，把女兒帶到東街的張家去。說好了價錢，就把女兒賣在那個紅漆的大門裏，而獨自帶了裝得滿滿的錢袋，又擠進賭場去了。

從此，她就成了張府上老爺太太們所使喚的小丫頭。更因為她來的時候，正是春暖花香的時節，於是，他們給她取了一個名字，就叫做『小春香』。

★

★

★

一年，兩年，三年，五年，時光很快的過去了，歲月驅走了春香的童年，為她帶來了美麗的青春。

記得春香剛來的時候，還拖了兩條滑膩膩的清鼻涕，屙了屎自己還不懂得綁褲子。而今，梳得一個烏油油的頭髮，穿着一套合身的花洋布衣褲，陪襯着婀娜多姿的身材，已出落得非常動人的了。

★

★

★

兒 係 滿 堂

張府上在東街開設的廣昌布號，是一間不小的綢緞莊，裏面的夥計徒弟就有二十來個。春香每天

在上房把事情弄得停當了，就捉空兒到外面店裏來跟他們搭訕着聊閒天。厮混慣了，伙計們也都逗着這小丫頭尋開心。慢慢地，在不知不覺中，她成了他們的追逐的目標了。

★

★

★

是一個昏黃的夜晚，店裏的先生們在交頭接耳地密談着，彷彿發生了一件大事。

上房裏醒眼的燈光下，春香跪在那裏，像一朵雨後的梨花，緊低着羞紅的面孔，淚珠不斷地滑着兩頰瀉下。

床上擺着一副精緻的鴉片烟具，由那油亮亮的烟槍上看來，它們的歷史已非常悠久了。

老爺橫躺在床上，焦灼地執着烟籤子，在烟燈上烤着那一顆像黃豆般大的烟泡。烟泡被燒得吱吱作響，不時被送到那長滿鼻毛的鼻下着力地嗅着，直待這顆烟泡子燒好了往槍洞裏一塞，才就着那細微的燈火呼嚕呼嚕地吸掉。看樣子彷彿他想藉這管烟槍出掉他心頭的悶氣一般。

太太的一雙藍底繡白花拖鞋靜靜地躺在床榻上。她隔着烟盤子，盤脚坐在他的對面，氣得一臉發青，嘮嘮叨叨一句句地仔細審問着春香昨晚和壽生所發生的事。

春香一句也不敢隱瞞，詳細地把事情經過和盤托出。原來她和店裏的伙計壽生發生了曖昧，這事情被他們察覺了。

★

★

★

第二天，春香被送將官裏去。在那裏，他坦誠地沒有隱諱一點事實，承認了一切過錯。於是，他

戴著『強姦』的罪名被判了徒刑而進牢獄。

春香却仍舊回到了張家。

★

★

★

事情又隔了三個年頭。在一個炎熱的夏天，太太為着姪小姐的事到N城去了。老爺藉着這個難得的機會達到了對春香垂涎已久的目的。

是一個滿天星斗的夏夜，老爺剛從外邊回來，春香已為他擺設好了擦得光亮的烟具。看着老爺滿頭大汗，趕忙打洗臉水進來，一面不停的跟在老爺後面為他揮着扇。想不到老爺那還帶着汗淋淋的面孔，突然轉了過來，一把緊緊地捏住了春香的手，笑咪咪地問她：『春香！您說老爺好不好？』對方輕輕地從牙齒縫裏勉強迸出來一個『好』字。他又嘻皮笑臉地逼進了她的再問：『老爺喜歡您，知不知道？』她羞紅了臉，把指頭放在嘴裏拚命地咬，半晌說不出話來。

於是，他一伸手，把床頭的電燈開關扳動了，房裏立刻呈現出一片漆黑。

★

★

★

兒 太太才回來半個月，發覺春香越來越不對了，整日價懶洋洋地，也不大吃東西。有時聽她在後面滿心得厲害。問她所得的回答却是『不舒服』。太太開始對她疑心起來。

堂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春香的肚皮也慢慢地隆起，這再也瞞不過太太銳利的眼睛了。仔細一審問，

原來這是老爺幹下的好事。

這一下可不得了，馬上派人到店裏去把老爺叫了進來。等他一進門，便沒頭沒腦地撞了上去，抓住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大哭大鬧起來。

★ ★ ★

吵鬧的結果，還是太太讓了步。因為太太進門幾十年，連屁也還沒放一個。如今，只好看在春香肚子裏那塊血塊的份上，把她收上來做個小老婆。巴望着將來所生下來的是一個男孩，好為張家傳宗接代。

從此，春香由丫頭一變而為姨太太。而張府上的一家大小，也都改口呼她為『春姨』了。

★ ★ ★

經過了十月懷胎，孩子墮下地來，却使一家人大失所望。這樣，就讓太太罵得更兇了。『望來望去，望到今天，原來還是這麼一個賠錢貨！不爭氣的東西，給我馬上滾出去！』

老爺搖着頭，一聲復一聲地嘆着氣。

春香呢？看着懷裏新生的嬰兒，低聲地啜泣着。

★ ★ ★

孩子長到了三歲，春香又拖起笨重的身子來了。這次該不會又失望了吧。大家都寄予她無窮的希

★ ★ ★

希望大，失望也大。第二個孩子給家人們帶來的又是一個更大的失望。這不但給太太氣，老爺也有點憤憤然的了。

春香聽着太太對她一聲比一聲更高的臭罵，心想這一輩子姨太太的生涯總不是辦法，而況太太對她又那麼嚴厲。老爺爲了怕太太，也不敢多分一絲愛到她的身上。女兒在這家庭裏又爲衆人所不齒。自己雖名爲姨太太，但整日價不停手脚的操作，跟從前當婢女時，又有什麼兩樣？這一切，在苦痛地嚙蝕着她的心。

偏巧，第二個孩子在生出來的第五天就死掉了。這件事無疑地又在她心底翻起了一個苦痛的波瀾。她感到黯然了。

★

★

★

是一個悶人的黃昏，她被孩子拖着到後門口去站站。突然，她發覺小巷口的牆脚下靠着壽生。啊！他出獄了！這第一次把她帶到愛的圈子裏來的人。她悄悄地蹣着腳溜到他的身旁。他們愛戀地低語起來。

過了一星期，報上登出了張宅懸賞尋人的廣告，原來是春姨失蹤了。她重回到了她愛人的身畔，留下的是失母女兒的哀啼。

# 自來水筆

綠洲

「家寶！」家寶的爸鐵青着臉，怒氣沖沖地的呼喊著。

「噯，爸爸，什麼事啊？」家寶從院子裏奔過來，手裏捧着蟋蟀盆。

「你自己看！」家寶的爸把一張信箋擲在家寶的腳邊。家寶拾起信箋來，雙手抖抖索索地把它展開，眼睛直瞪瞪地慢慢的看着上面的字句：

「——該生學業成績低劣，操行不良，屢戒不悛，頑強難訓，希望貴家長以後嚴加約束訓導，以匡教師力量所不逮，耳目所未週者——」

信上的話家寶不盡了解，但一看到函末××學校訓育主任莊守謹的具名時，知道事情不妙，他簡直是驚呆了，在他的眼前出現了那雙目炯炯，滿面冰霜的莊先生的面容來。

「豁浪」一聲，蟋蟀盆給家寶爸擲成齏粉。

「下次你再要搞這種東西嗎？」

家寶還是呆立着，他正眼看着那二隻蟋蟀一蹿一跳的逃跑了而感到痛惜，猛不防一把鷄毛帚迎頭打來，於是哭聲，罵聲，鞭打聲和拍桌聲鬧做一片。

一陣暴風雨終於過去了，當家寶被他的媽拉扯到她房裏去時，家寶爸幟指對家寶說：

『明天起，如果散學後不在四時半以前回到家裏，你便休想進門！回家後不溫書，不許上床睡覺！零用錢也不許你媽給你了！』

可是這些話在第二天祇兌現了三分之一。家寶爸自己每天日間出去辦公，晚上要到九點鐘甚至午夜以後才回家。他如何會來管到家寶的放學回家的時間和晚上的溫課呢？至於家寶的媽，她整日忙著張家去又麻將，李家去打沙蟹，那有『閒』工夫來管教他，連他時要去找她問書，她也表示不耐煩，叫他等牌局完畢後才問她。就祇零用錢確是不再給他了，爲的是怕他拿了錢又要去買玩的東西，被他爸看到了要罵她又給他錢用。沒有錢，家寶自然不能再買零食和玩的東西了，這使他感到莫大的不痛快。他雖有玩的時間，却沒有玩的東西——蟋蟀啊，菱角啊，熬球啊，球拍啊——那一樣不要錢去買？沒有零食吃，這使他更不好受。他祇能眼看著同學們高興地在鬥蟋蟀，抽菱角，而不能參加。看見校門口老楊的攤子上那紅紅綠綠的糖果，担子上的『糯米熬白果』，『良鄉熬栗子』而不能染指時，他簡直有些火冒了，他咬牙切齒地恨着他的爸媽，他覺得他爸媽變了，他們不再愛他了，他覺得很傷心，他悄悄地的躲到牆邊無人處，嗚咽的哭起來，一邊他在回憶著過去那些甜蜜而幸福的日子。的確，家寶過去的生活，在一般人的眼光中看來，也都認爲是甜蜜而幸福的。自從他一出世，他便是一家的中心人物。他要玩甚麼，吃什麼，以至於任何的要求，他爸媽以及其他家人們，沒有不依順他，遂他的心願的；甚至不待他要求，就已揣知他的心意而滿足了他，因此便養成了他食得無憂的

習性。不過他很聰明，他的好奇心特別強，看到甚麼新奇的東西都要拿到手來玩，任何新奇的事情，都要親自去嘗試。好在他爸媽事事依從他，所以他的好奇心和創造力都能得到相當的滿足與發展。在學校裏，他的美術，勞作等成績居全級第一，可是他就怕上國文、史地、公民之類的課。一則由於這類功課比較乏味，二則教那些課的教師，是一位陰沉嚴厲的胡先生，教書就像背流水賬，家寶聽得不耐煩，有時他便偷偷地的摺紙人、畫野鬼，可是他逃不過那胡先生從銅邊眼鏡下射出的銳利的眼光，被他發見了，第一次是一聲吆喝，二顆白菜眼；第二第三次發見，不是打手心，便是關晚學，因此他把胡先生恨得什麼似的，他雖不得不上他的課，但他發誓不去聽他講，他眼睛朝着書本，心中却在計劃着怎樣使胡老頭兒吃些『苦頭』。——而這，便是『學業成績低劣，操行不良』的由來了。

★

★

★

一天晚上，他看到他媽從鄰家賄錢回來，把零鈔丟在粧檯的抽屜裏，並不上鎖，忽然觸動了他偷竊的想念，他越想越興奮，這一夜，他幾乎是沒有入睡——他當天早上曾在一家鋪子裏看到一種假手槍，標價是二萬元，他想，假使他明天早上能竊到二萬元錢的話，他就可以買它一柄來，在同學前炫耀，和來假扮一下『燈光槍影』——一本偵探小說——裏的強盜了。他不再是一個被同伴們遺棄的人，他們都將被他那支手槍吸引住了，都來跟他扮演那個強盜故事，但他們祇能扮演那些嘍囉和被強盜恫嚇得面無人色的爲富不仁的人們。

第二天他一早起了身，假意啾啾着念書，却乘着他爸媽還睡着，來開始嘗試他這個重大的冒險。

當他第一次把手攀上妝檯抽屜的拉手時，他好像聽到帳內爸媽轉動的聲音，他嚇得忙放下手，心別別地的跳着，好像要跳出喉嚨的樣子。他回到了座上，不想再拿了。可是當那支假手槍又在他的眼前浮現，看看床上的爸媽還是沒有絲毫動靜時，他又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蹣跚走到妝檯邊，一鼓作氣輕輕抽開抽屜，胡亂抓了一把鈔票，仍然關上了抽屜。他雖然因手抖索的緣故而弄出了一點聲息，但僥倖他爸媽沒有醒覺。他走出房外，定神一看鈔票，竟然是四張一萬！

他雖受了一番驚恐，然而這種冒險的成功够使他快樂得意的，他報復了爸媽對他的苛待，他重新贏得了友伴們的友誼和重視——他不但買了假手槍，還買了二萬元的花生米，大請其客。

★

★

★

課堂中的學生大都散去了，祇剩下了五個——李寶鈞爲了一個數學上的問題，走到坐在前二排的林學賢跟前去討教；坐在李隔壁的孫俊彥，綽號叫做孫行者的，正在跟張明志爲了一些小事吵架；還有一個便是家寶，却在慢吞吞的整理書包。

兒  
孫  
滿  
堂  
當李寶鈞回到座上時，忽然不見了一枝自來水筆。「誰拿我的自來水筆，孫行者，你別跟我開玩笑，快還我！」

滿  
堂  
「你自己才在跟我開玩笑，誰來拿過你的筆！」孫俊彥裝着要舉手打李寶鈞的樣子。

滿  
堂  
「那麼，張明志，謝家寶拿過嗎？」

滿  
堂  
「沒有」，「沒有」，二個人異口同聲的否認。

『那麼，筆到了那裏去了，我離座前明明放在桌子上的。』李寶鈞把書包，桌子裏，身邊全找遍了，也找不到筆的半個影兒。

『家寶，明志，俊彥！你們且慢走，你們三個人到底拿了沒有？別開玩笑啦，我這枝筆才新買的，丟了，爸媽要罵呢！』李寶鈞急得氣急吁吁的。

可是他們三個還是齊聲說沒有拿。俊彥還說：『不信，你可以「抄靶子」。』

『那麼，你們等一會走，』李寶鈞一眼看見老王正提着掃帚走來預備打掃課室，便說：『老王，給我去叫莊先生來。』

不一回，莊先生來了，問明了原委，當真的『抄靶子』了。莊先生首先搜查孫俊彥，他不但搜查身上，書包，也搜尋課桌裏的每一角落，可是找不到那支自來水筆。接着搜查張明志的身上、書包、課桌，也沒有發現。第三搜到家寶時，他起初還顯得鎮定自若，但當抄他的課桌時，他的神色却帶了一些緊張。

在課桌的角落裏的亂紙堆下，一枝翠綠色的自來水筆赫然出現了！

於是莊先生叫其餘四個學生都退出去，回頭對那面色慘白，低頭站立着的家寶說：

『你暫時留在這裏，我去通知你父親來。』莊先生隨即走出課室，把門反扃了。

『謝家寶這小傢伙，近半年來他的行徑更不對了，舉止行動鬼鬼祟祟，他課室裏已有幾次鬧着不見東西了。這一回喚了他的老子來，要叫家寶寫悔過書；同時鄭重告訴他老子，以後要把家寶嚴加管

教，担保他不再發生這種行爲，否則我們要叫他立即退學！」莊先生邊走邊這樣想。

的確，家寶自從那次在家裏竊錢成功之後，這半年來他一直在幹得偷竊的勾當。他由此而得到了物質上和情緒上的滿足，若是一天不竊錢，他便覺忽忽若有所失——即使他還有錢够花用。逐漸他更在學校裏和攤販那裏偷起東西來，即使他並不需要那東西，但祇要他看看覺得新奇可愛，便會情不自禁的要竊它到手，否則便時時覺得遺憾在心。他偷竊的手法日益巧妙靈敏，他所偷竊的數量與價值時常造成新紀錄，這對於他更有莫大的鼓舞力，使他的野心越來越大。他時常把竊得的，或是用竊得的錢去買來的東西，送給友伴們，尤其是貧窮的友伴們，以獲取他們的愛戴，而使自己成爲一個英雄人物。由於他偷竊技術的高明，他居然不會有過一次陣上失風；不料這一回却被莊先生破了案！

課室中的家寶像熟鍋上的螞蟻一般，繞室徬徨着。他聽得了莊先生說要去叫他爸來，簡直嚇得他魂靈出了竅！他知道他爸最重面子，前次爲了莊先生的一封信，激起了他十丈的無名火，若是現在知道了這回事，那還了得？他急得額上滲出了冷汗，也流了悔恨之淚，他下意識地猛力的去推着課室之門，但不能撼動它絲毫！那時他真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之概。

忽然，他一眼看見了窗外那株去冬禿了枝葉，春來還沒有萌芽的梧桐樹的樹梢，竟觸動了他的靈機。他悄悄地開了窗，打量着樹和窗口的距離——課室是在三層樓，而那株樹正對着窗口，樹頂高出窗口四五尺光景，樹的身幹距窗約丈許，但是近樹梢有一根椽枝恰好伸向窗口，伸長了手，可以攀得到。於是他想從窗口僂身出外，攀住這椽枝，緣樹而下，下面是校園的僻靜處，不會被人發見，他便

可伺隙逃出去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覺得時機急迫，不容猶豫，極度的恐懼心迫使他來冒這個生命之險！

他站到窗口上，一手攀住窗緣，一手攀向樹枝，當他一手攀到了樹枝，便將另一手也攀了上去，同時把雙足脫離窗沿，當他正想把足踏在下面的樹枝上時，突然，一聲『刮刺』，他攀手的樹枝斷了——他隨着跌下去了！

當家寶恢復知覺時，發現他是在醫院裏的病床上，他覺得他混身疼痛，他的左腿和右臂都被用木片綁住着，不能動彈；他的爸媽坐在他的床邊，對着他嘆息、流淚。

# 柔夜夏夢抄

鹽夫

昨天收到一封信，秀麗的筆跡，簡潔的詞句，又撩起我的戀情。想起以往的瑣碎『韻事』，神往後不免有點黯然。

桌燈暈眩，虫聲正盛，海濤頻頻拍岸。在這柔夜寫下點過去的夏夢，亦許有人覺得還有少許意思。這種瑣碎小事，原是人人有的。本值不得記下來；但是，誰又常能跳出自己的軀壳，來欣賞自己的青春、戀愛和人生呢？那，他將有福了。我呢，這是我對青春、戀愛和人生的歌頌。雖然，這歌頌是要含着眼淚的。但，眼淚是眼淚，歌頌是歌頌。

★

★

★

兒 我們在細雨濛濛的午夜，擠在和我們一同散出來看戲的觀衆裏。我攙她跳出橫在路邊的黃包車  
 孫 扛，轉入一條冷清的小路。細雨灑在臉上，路燈黃黃的。我們沒有說話，她只軟軟的偎依着我，靜靜  
 滿 的聽着自己的脚步声。我說：

堂 「這樣的情境，該說是人生的享受吧！」

『晤！』

柔 亦是淡淡的。

走過一家電燈還很亮的小店，我的影子變得很大了，我說：

『你看！』

她看看地上的影子，抬頭看看我，說：

抄 夢 夏 夜 『那麼大，大得不屬於人類了。』

『不屬於人類，那我該屬於你了。』

她略有愠意，半揚眉峯。

那天我們看的是『浮生六記』。大概第四幕吧，演三白的困頓，我看她掏出手絹拭眼淚。我回頭

看她，她的頭立刻偏過去，說：

『看台上的，頭回過去。』

記得有一次看『居禮夫人』。看到居禮慘死，居禮夫人在長窗邊痛哭的一幕；我發覺她泣得很厲害，泣得有點近於哭了。四周的看客，都回過頭來看她，我對她說：

『輕一點，別那麼響，人家都在看你了！』

她把頭低下一點，還是哭；等到散場，她到女盥洗室裏去了半天，才低着頭出來。

我咬着下嘴唇，想笑。她說：

『下次不同你看電影了！』

『這能怪我嗎！』

『你就喜歡欣賞人家哭。』

『我欣賞人家跑到戲院裏去看戲。』

『算了吧！』

我還是咬着下嘴唇，她低着頭。

★

★

★

一個仲春，我和她出去，她穿着淺茶褐色的旗袍，鼠灰色的絲襪，我對她說：

『今天穿得真和諧。』

她朝我看看，似乎問『是嗎』？接着說：

『這深褐色的皮鞋是樹根的顏色，淺褐色的衣服是樹身，這淡綠色的胸針是枝上的新芽。』

『唔！詩人，那，你那個提包呢？』

『提包？……提包算是烏鴉窠吧。』

『那我呢？』

『你？』

『我該是繞在這樹上的藤了。』

抄 夢 夏 夜 柔

眼睛一睜，一對大白果。那天她一路不睬我。過一天我去看她，她叫我該文雅一點，別老是那樣無賴氣十足。

★

★

★

深夏的時候，她常穿一件淡藍的布旗袍，不穿襪子，一雙白皮鞋。那天她在自己房裏，坐在低低的沙發上；把書放在膝上，兩手支着頭，專心地在看 *Emily Brontë's Wuthering Heights*。我坐在她的對面，什麼也不做，看她那雙纖弱的腿，好像兩棵美麗的小白楊樹。真是一對理想的腿，穿着潔白一色的白皮鞋，够誘人的。

我走過去把風扇開了，風扇扇到她那裏，她的衣角向上一翻。她用雙手把衣角一拉，等風扇轉向我時候，她又回復原來的姿態。等再扇到她那面，衣角復颺起一些，她再把衣角一拉。後來她彷彿已覺得我的目光所在，和遐想的輕薄。因此她兩手拉着衣角向下垂，緊緊的裹着膝部；還是看她的書，我突然說：

「象牙真是寶貴的東西。」

她抬起頭來朝我看看，然後把書放下站起來，過去關了風扇，走到書棚邊，拿了一本大大的書，「向我身上」放。依舊坐下去看她的書，她說：

「看書吧！」

我一看是本『聖經』。

有一個下雨天，我去看她，一直到夜裏十一點鐘，我還不走。她要睡了，叫我回家，我不走，她硬要我走，她說人家看着我們絮絮不休，太不雅觀。後來臨走，她在開門的一刹那說：

『你這人真膩得要命。』

我說：

『因為有甜的所以才膩的。』

她抱怨了一句什麼，我沒聽清楚，門砰的一聲關上了。我可以想像，黑暗裏準又是兩粒水晶大白菜。

★

★

★

她穿素白的旗袍是最動人的了。有一次校裏校慶，那時她已經畢業了。校裏寫信給她，把她從故鄉趕來，唱黎青主的『我住長江頭』。她就穿着素白的旗袍；豐滿的胸部，亭亭的身材，白色本身就是一種最高的，聖潔的色徵，她超越了這個而神化了。

那天散會後從會場裏出來，繁星滿天，她潤滑細膩的雙手，懸住我的手臂，懶散的蕩着。後來她躺在樹下看天上的星星。我陪她坐在草地上，她指着天上的北斗問我：

『這是不是大熊座？』

我說：

兒 係 滿 堂

『是的，她原是狩獵女神狄安娜（Diana）手下的一個女獵人；而且是最漂亮的一個。一天她打獵倦了，躺在樹下休息。這時那衆神之王，雷電之神宙斯（Zeus），看她太美麗了，輕輕的從天上下來，這樣，一抱，抱住她的腰。』

『噢！你怎麼啦！』

『宙斯說：「輕一點，別大驚小怪的。」接着他，這樣，輕輕的吻她——』

整個天地沉在黑、靜和甜的霧裏。星星像百合花似的開在天上，軟柔的晚風渦漩着，織女星在樹葉隙裏窺視，青蛙忍不住跳着逃走，一路大笑着。

『算了吧！我不要聽這故事了，宙斯那壞蛋沒有好事的。』

『是嗎？那我得代宙斯道歉了。』

月色分外的明亮，灑在整潔的柏油路上，靜穆的梧桐微微的擺動，搖碎了月影，拉着手送她回去。我哼着休伯特（Schubert）的『小夜曲』，有超出塵世，澄清與聖潔的感覺。

★

★

★

如今呢！青蛙的笑聲老了，織女星在窗外問着平安，我含着眼淚歌頌戀愛、青春和人生，而默誦着：

『雲蒼蒼，樹蒼蒼，雲樹蒼蒼獨雁翔，秋來愁怎當？』

山茫茫，水茫茫，眞見偏稀夢見長，思想天一方。』

## 霧裏鐘聲畢璞

濃霧籠罩着山城重慶，黯淡的朝暾透露出微光；初秋的曉風吹入已有點寒意了。嘉陵江畔一個僻靜的碼頭上有一個抱着嬰兒的少婦，滿面憂容，臨江坐在一個木樁上。她的年紀不過二十四五左右，生得很美麗，但有點憔悴。她兩眼失神地望着滾滾東流的江水，有時又俯吻那酣睡着的嬰兒。往事像尖刀般刺着她的心，豆大的淚珠時時撲索地落在嬰兒的臉上，她是傷心極了！

六年前她剛從中學畢業出來，因為在抗戰期中，家境不大好，沒有繼續升學，就考入了一個政府機關裏當小職員。當時她年輕貌美，而又活潑聰明，便成了那機關裏男職員們追求的目標。她既沒有任何社會經驗，又少不更事，更不知人心的險惡，對一切的追求者都一視同仁，與每個人都合得來，天真無邪的她以為大家都是朋友；但妒忌她的女同事竟賜以『交際化』之說，於是她在機關裏便大紅特紅起來了。

在追逐她的男同事中，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偉，對她最忠實，也最殷勤。兩人的志趣又相投，因此不久便互相戀愛起來。這一雙少男少女，還計劃着一兩年後稍有積蓄時便要結婚哩！

梁是他們機關裏的人事課課長，年紀有四十多歲，辦公事時非常嚴肅，下了班却又愛和小職員們開開玩笑，為人頗幽默詼諧，一些年青的同事們都喜歡和他親近。

在某次同仁聯歡會上，她担任獨唱的節目，梁課長恰坐在她的旁邊，對她的歌喉大為贊賞，兩人便開始認識了。以後，他們更在多次的宴會上碰頭，梁課長在人前表示很喜歡這聰明美麗的女孩子，很有認她做乾女兒的意思。

偉曾經這樣對她說過：『你不要和梁往來得太親密，他是一個偽君子，表面滿口漂亮話，其實不是個好傢伙！他把妻子丟在淪陷區六七年，一個錢都不設法匯回去，却在外邊到處勾搭女子，你對他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她想偉的話多少含點醋意吧！也不以為意，就這樣回答道：『他的年紀可以做我父親呢！你怕什麼？而且他總是勸我要趁着年輕時多讀點書，不要祇顧談戀愛的，難道他還有其他企圖不成？』

真的，梁課長常常對她說：『我的女兒六七年不會見面，算起來也和你差不多一樣大了。我總是把你當親生女兒看待，你很聰明，應趁機會多讀點書；你年紀還輕，不要祇顧着談戀愛。你喜歡偉嗎？我覺得他沒有什麼長處，將來不會有出息的。』

慢慢地，她也受了梁的影響，對偉漸漸疏遠起來。梁說替她補習英文，於是她每夜捧着課本到他的單人宿舍去。在宿舍裏，梁發議論的時候多，授課的時候少，還不時動手動脚地摸摸臉頰，捏捏手臂，她以為他是乾爹身份，也不以為意；然而外邊人言嘖嘖，都說他們愛上了。

在這個時期，偉簡直沒有機會和她見面。偉生氣了，就寫一封信去質問她。她回信反駁他，請他尊重她個人的自由，語氣異常冷淡，兩人從此鬧翻了。她和梁課長雖仍保持義父女的關係，然而外人

都看得出梁對她有企圖，把她視為禁樹，於是其他的追求者也都一個個急流勇退了。

半年後，他們機關的所在地告急，全體職員都隨機關撤退到黔北某地。因為戰時交通工具缺乏，他們在路上逗留了幾個月才到達目的地。旅途中，梁乘機向她大獻殷勤，保護得無微不至，她感激之餘，竟不自持地失身於他。

他們在黔北工作了不到一年，抗戰就勝利了，於是他們又都先後調回C城——她的老家來服務。她雖然失身於他，但因為年紀還輕，一時想不到將來的利害，也不以為意。回到C城以後，梁把分別了八年的妻子接來同住，她才悟到梁說不久要和她結婚的話不可靠。此刻梁又勸她去唸大學呢！

在C城又過了兩年，梁雖有太太在身邊，對她仍是一往情深。她覺得非常安慰，她想他會和太太離婚的吧！

最後，梁奉調往重慶，她才感到有點徬徨。但梁答應到渝部署一切後，即把她也調到那邊去工作，并說這次不把家眷搬去。她這時間世漸深，很想吵他趁這機會和自己正式結婚，但看見梁對待自己這麼週到，又不想傷了數年來的感情。

兒 孫 滿

過了不久，她果然接到調渝的命令，她覺得梁果然不欺騙自己，竟不顧父母家人的反對，就毅然獨自離家赴川了。

堂 在重慶他們秘密過着同居的生活，表面上則仍是上司下屬及乾爹義女。這時期他們是很快樂的，甜甜蜜蜜，勝似新婚夫婦。下了班，兩人都躲在家裏享福，她總是喜歡親手弄些小菜給他吃，殷勤服

待，無微不至，梁對她也撫愛有加。星期假日兩人便攜手同出看看電影，上上館子，或者到近郊去遊玩。她高興萬分，以為神仙不啻。她想父母既然反對自己，也就懶得寫信回家，漸漸就與家人斷絕消息了。

不幸，距今一年前她有孕了。肚子大了，勢不能繼續去上班，於是她就辭了職住在家裏。她爲了未來的小孩子的幸福着想，會請求梁立刻和她舉行婚禮，梁說要候他和以前的太太辦妥離婚手續再說。然而，一天天地過去，都不見他實行，這時她才覺得自己愚蠢，上了他的當。她想起偉會有信給她，并借前人的兩句詩來諷刺她：『薄命儂卿甘作妾，傷心愧我未成名。』不禁異常痛心。然而，事情已到了這樣的地步，又有什麼辦法呢？惟有背人飲泣而已！

終於，晴天霹靂來了。在她快要臨盆的時候，梁竟奉調上海。她要求同往，梁以上海找房子困難爲詞不允，祇答應等孩子生下來，同時他在上海又找到房子後，才通知她前去。

梁去後，她孤苦伶仃，傷心失望，感到以前的美夢全歸泡影，深深感到梁的不可靠；如今唯一的希望祇有寄託在孩子身上了。

不久，孩子生下來，是個男的，面孔跟梁十分酷肖。她似乎有了安慰，因爲她希望梁會因孩子的關係而對她好一點。產後，她立刻打一個電報給梁，梁的回電却冷淡地叫她繼續等候。

從此一直沒有信來，也沒有匯款來接濟，她知道他變心了，男人的心是多麼狠毒啊！就這樣把她的母子，丟在無親無故的重慶，祇不知當初的恩情那裏去了？

昨天，她從別人的口中知道梁這次升了官，在上海派頭甚大，酒樓舞廳應酬無虛夕，最近和一個舞女姘居了，不但把她置諸腦後，就是留在C城的前妻也得不到他的接濟。那位太太是老實人，鞭長莫及，對他也莫可如何！

她聽到了這個消息，氣到差不多暈倒了。憤恨、痛苦、懺悔、傷心，百感交集。她憤恨梁滿口道德之言，爲什麼就這樣人面獸心，天良喪盡？她深悔自己當年的意志薄弱，爲什麼輕輕就失足？她想知道和偉結了婚，今天該是多麼幸福！如今，自己變了人家的棄婦，帶着一個兩個多月的『私生子』，流落在四川，錢差不多用完了。回到父母身邊去？自己當初是背父母出走的，而且又生了這個不名譽的孩子，還有面目回去嗎？到上海去和梁理論？人家正式的太太尚不敢過問，自己憑什麼資格去吵？不怕被人攆出大門罵『不要臉』？在本地找工作嗎？一則是沒有熟人介紹，二則是帶着個嬰兒，誰肯僱用呢？

她整夜的流着淚，痛苦咬蝕着她的心；想來想去，都覺得前途毫無辦法，也毫無希望，與其苟活人間受苦，不如一死了之，祇可憐了這無辜的小生命！她本想寫信給梁，叫他派人來把嬰孩攜回撫養，但再想梁這種無情無義的人，必不會好好地照顧這無母孤兒的，不如就乾脆讓他把關係洗得乾乾淨淨吧！

天色微明，她死志已決，祇是尙未決定怎樣處置孩子。她抱着孩子，慢慢踱到嘉陵江邊，陣陣晚風吹來，使她神志爽然，望着滾滾黃流，倒不覺得死神可怕！她想把孩子放在路旁，讓人抱去收養，

又覺得捨不得。這時，她吻着嬰兒那玫瑰紅色的雙頰，淚如雨下；低低的說道：

『寶貝兒，你是沒有爸爸的。還是跟着苦命的媽媽離開這罪惡的人間吧！』

於是心裏一橫，把嬰兒緊緊的抱着，站起來就走到江邊去。濃霧中路上寂然無人，她正要縱身投下大江時，忽然，『噹噹！噹噹！——』一陣嘹亮的教堂鐘聲，劃破了清晨的寂寥，也救回了她的生命。

她原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正在生死間不容髮之際，聽見了這神聖的鐘聲，陡地覺得把一條無辜的小生命害死了是有罪的，她既然把他帶到世上，就得負責把他撫養成成人。於是她連忙拭乾眼淚，把嬰兒抱到教堂去。

在教堂裏，她見了神父，先請神父爲嬰兒施洗，然後又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全部在神前懺悔。那神父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對她的不幸表示十分同情，首先勸她不要再去尋死，答應讓她在教堂裏工作，同時她的嬰兒又可以寄養在教會所開辦的託兒所中。

山城的濃霧散去了，一線陽光從教堂的高大的玻璃窗外照射進來。

## 當我死了的時候

希寧

事情進行得極順利：我患上了急性心臟病，在來不及動用那久已藏好的安眠藥時，我安然與世長辭了，脫離了疾病的痛苦，更脫離了令人厭煩的人生。

講起安眠藥的由來，那够說是我苦心的代價了。爲了要接近患高血壓祖父的藥盒，就得耐下性子去忍受祖父暴躁的長罵，但還是很少有到達目的的機會。也會常常裝着因失眠而憂愁的面孔，走進醫生診所，說明是爲了日間的工作，不得不用這辦法。於是一點點的藥量，便累積起來了。找個有色的瓶，裝好它，加上封蠟，鎖在箱子裏，待機而用。靜悄悄地，除了上帝以外，沒有第二者知道。

要不是人間太無法找到生趣，我怎會因急切想上天堂而犯上偷竊，欺騙，詭詐，自殺……的罪呢？相信上帝會明白我的苦衷而加以原宥的。於是自己安慰了這顆不安的心。

想死，於我是不足爲奇的事。生來就沒有感到過『活是值得樂觀的』，雖然樣子也並不消沉得太可憐。我勤謹學習，用工作換來不被餓癆的肚皮。我滿足愛我的人對我的期望與要求，也因此獲得熱烈的愛與幫助。生活該可以滿足了吧！却不，我懷疑並討厭，討厭着周圍不公平的事。看過『流犯餘生記』，爲那弱者的被欺凌，忿怒而失眠，又何況這現實的環境呢？真理正義喪失殆盡，強權與兇暴到處橫行，我的神經時刻在爲非法無理的事所刺痛。『這鬼混的世界啊！我誓不與你等共戴天了！』

於是決定自殺。這並不是懦弱，而是超脫！

我懷疑愛我的人的心向。不相信世界上有『沒有酬報的愛情』。我總是這麼想着：『當然囉，現在我年壯力強，我肯幹，我給你以支持與希望，所以你們喜愛我，甚而你們覺得沒有我，太陽也會減少光輝！』但是，當我衰老了，或患上不治之症時，在我身上再也得不到甚麼的時候，你們要因怕麻煩與累贅而離棄我了！『愛』，我再用甚麼去換取人間的『愛』呢？而事實上，衰老的日子終是會到來的。難道我真的要應着自己嘗遍人間的冷酷，然後帶着被剝刮破碎的心，孤零零地墜下最後一口氣嗎？在漫漫的長夜裏，我為這問題而戰慄。不，我不能讓絕望與怨恨陪伴我，這太殘忍。乘着現在被愛與愛人的熱情中，悄悄地踏進天堂，今生與來世都享得快樂。是的，我必須從速死去，越快越好。不能超過三十歲，否則衰老就要來臨，淒涼的日子也要出現了。我心急得厲害。就在這個時候，心臟劇病又起，由病到死，前後是五天，享年二十七歲又二十七日。

身體變得輕快，飄盪起來了！我居然羽化而登仙。樂極之餘，應做的事不多了。先回頭看屍體吧！已被安放在殯儀館的大廳裏。臉部絕頂光輝，含着不盡的笑意，那是宿願已達的勝利。我抽出一口氣，放下心來，畢竟是我帶走熱情，並非被熱情所遺棄。這回可真死得理想了！開始飛上天堂吧！那裏有着渴慕已久的樂園，是和平與真理的大薈萃。

我為甚麼却不容立即離去呢？莫怪！是被哀傷的空氣所感染了。

房內黑壓壓儘是人。丈夫，雙親，年老的祖母，親戚，朋友，同學，還有那麼多陌生的面孔，也

來爲我的屍體致哀。這叫我奇怪，也許是丈夫的朋友，以及親戚朋友的朋友吧？盡着朋友的情份，淌點同情淚，這原是人类惻隱之心，無可驚奇。只是這幾個哭得特別響的人，使我心靈也爲之沉悶了。走近他們，一個個來端詳，在屍體的前面，不需要虛偽的眼淚。唔！原來是同窗好友。出校門後，鶯燕分飛，彼此都隔絕了，怎怪得我一時認不出你們來呀！看到你們，我那份已逝去的童年的天真出現了，青年時美麗的幻景也發掘出來了！唉！十年的團聚，患難相共，加上十年的闊別，各自的奔波，今天却相聚在如此的場合。早知你們會來，我便應等着，以面傾對你們的憶念啊！

房角這位兀立不動的漢子，分明是我的勁敵。我會因他是聰明與果斷而妒忌他，明嘲暗譏過他。他豈不是拍案罵過我庸才嗎？爲討厭見他，我發誓不走經他家門口的小徑，已不止三年了。爲甚麼他今天却在這裏<sup>也</sup>上鮮美的玫瑰，默默地致哀？

我頭腦昏迷起來。人間對我豈有這份不求酬報的情感？我不相信，又不得不信。心中非常的煩擾。剛才快樂的情緒被打折扣。

兒 天空飄起濛濛的細雨，荒蕪的塚地，開始泥濘了。我看見上了年紀的父親，扶着多病的母親，踏着不穩的脚步回去了。送走唯一寵愛的女兒，帶回晚年的淒清，留下的是模糊的腳跡。

滿 雨越來越大，丈夫還伏在土堆的鮮花上，悲愴欲絕。「是羣鴉歸巢的時候了，回去吧！」我哽咽地催促他。我知道丈夫的身體不够強壯，我知道丈夫的感情強於理智，而我帶走了他溫暖之所寄！丈夫的頭髮衣服全濕透了。誰在關心他呢？我撫摸他的額，扯着他的衣服，柔聲地勸他回去。振作地去

活着吧，起碼也爲了安慰我在天之靈。但是他死勁的傷心着，毫無感覺。他要頹唐了，弱衰了，被人譏笑了。我痛哭，懊悔不該自私地撇下他。但是懊悔的眼淚換不來應盡的責任，我已到了回生乏術的境地了！

風號，雨淋，樹枝折斷，冷氣刺骨，陰森森的樹林中，找不到生靈的氣息。就在這裏，我唏噓欲絕，爲那份未交代的責任哀傷，自責。

『吱吱』『喳喳』！水泥上發現兩條瑟縮的人影。忽地白刃一晃，前面的一個應聲倒地，接着又是一刀。活的人走回去，關上汽車門，汽車背後留下了靜寂。傷的人並無呻吟。我俯下一看，是個消瘦極了的青年。刀從左腹入，腸從傷口出，脊下還夾緊個皮夾，口內咬住滿口的麵包。

人間，減少了我，並未減少醜惡。『苦痛的淵藪啊！你連我的靈魂也不釋放。』

倏倏然飛抵天堂的大門。『篤！』『篤！』『篤！』『篤！』死勁地敲着門，想藉此驅散內心的苦楚。出來開門的剛巧是耶穌，滿臉充滿慈愛。我，就在這個時候，俯伏在耶穌的腳前，極傷心地哭起來，哭個不停。耶穌似已看清我的肺腑五臟，極溫柔地撫慰我：『勞苦負重軛的小子呵！來，不必再傷心！現在我要給你得永遠的安息。』於是，我戴上冠冕，穿上白衣，手執棗枝，踏遍天堂的樂園。

天堂是『城門真珠，城牆寶玉』，黃金鋪地的地方，極盡富貴堂皇。鳥語花香，綠蔭遮道，超人間的美麗。我東跳西躍，隨所欲從。音樂幽閒地奏着，隨聲附和，或壯或柔，或快或慢，任你唱個暢快，欣賞個盡透。口乾了，有的是掛滿樹梢的菓子，紅綠青紫，應有盡有，清甜可口。倦了，地上鋪

滿了綠茵的軟墊。清風拂面，養神酣睡，無不咸宜。到處是春天，是生氣；道不盡的詩意，說不盡的仙景。我逍遙其中，忘記還有時辰與歲月。

漸漸的，生活覺得乏味起來了。因為沒有貧窮，黃金的光芒，令人覺得刺目而討厭；沒有苦難與哀哭，音樂與歌聲失去優美而成單調；沒有酸澀的味道，水菓的清甜無異於白開水；沒有嚴寒的殘冬，覺不到春天的明媚；沒有生活的折磨，嘗不出仙景的詩意。我將如何打發這平淡無味的日子呢？何況又是無盡期的永遠。我的內心空虛起來，空虛得可怕。急切需要一些人性的溫存。於是闖入靈魂羣中，尋找已亡的祖父，妹妹及親友，想加入他們的隊伍，求取他們的慰藉。

可是腿跑酸了，人也倦了；看到的只有白衣人。無表情的歌唱者，各顧各的閒散着。在同一塑型的面孔上，再也找不到我熟悉的痕跡了。我再度傷心起來，孤單的眼淚洒在天堂的樂園裏。

乘人不備，打算偷開大門，溜回人間去，看看所懷念着的人兒是否無恙。就在大門口，遇見耶穌，臉部照樣充滿了慈祥的光輝，還沒有發現我存心不良的動機。

『可愛的小子！如今你已嚐試到天恩的滋味了！你肉體的父親並不會為他所愛的兒子預備齊全，但是上帝却為你們這羣蒙恩的人預備了。你快樂嗎？』內心的衝突叫我不敢抬起頭來。『謙卑的小子：盡情地享受吧！今後你要永遠無憂無慮了！』

『永遠？』『永遠？』一聽想起這無盡期的永遠，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甚麼？在天堂裏的哭聲？』連耶穌也吃驚不少。已到了無可掩飾的地步，索性硬着頭皮說出來：

『主啊：容許我離開天堂吧！回到人間去也好，下到地獄去也好，我不怕吃苦受難，可是我不要享受！我怕永遠，是好事，我要有個終結——』滿肚子的話，像連珠炮似的一發不停。

耶穌的慈光慢慢地減退，激怒起來：『忤逆又不自量的小子，難道要我爲你再造第三層天來安放你嗎！』說罷這句不快不慢的話之後，開了門，毫不留情地一脚踢下我。耶穌的盛怒，除在人間拿着繩子攔走排在聖殿門口賣鴿子的商人，並推倒換錢銀的桌子之外，這回也許是第二次。

我，滾在空中，向下急墜着，緊張又空虛，狂叫起來。

丈夫叫醒我。問我不是做了一場惡夢。

吃下兩顆蘇打片，換去溼漉冷汗的睡衣，神經尙未完全鬆弛，心中有點煩悶，我要丈夫爲我讀一節聖經。

丈夫讀了一段他最喜歡的聖經：『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踏殘吧了。你們是世上的光，……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唉！多難啊！能做到的光太弱，鹽也少，無補於事。』我嘆氣着。

『黑夜裏，一點火星，就可發現深溝。但是白天的太陽，也會使人誤投陷阱。』這是丈夫的回答。

窗外已經有了朦朧的光，天快亮了。我關了燈，閉眼養神，回味着夢中的景象，用勇氣萬倍的心準備接受另一天的工作。

## 悔

劉楚冰

是前年夏天，我從重慶回來，車到牛市口，已經是下午四五點鐘。我剛把行李提到手上，突然有人使勁將我的臂膀一捏，我掉頭一看，二姊正笑嘻嘻的望着我。

『恭喜你，畢業了！』她非常熱情地說。

我沒有說話，只向她笑了一笑。而這時，突然一聲清脆的『哥哥』，接着我的一身已緊緊的被一個女孩子抱住了，我撫摩着妹妹的頭髮，說道：『妹妹，你長得真高，而且更漂亮了。』當我說完這句話的時候，便把眼光投向二姊。馬上使我吃了一驚；因為，在二姊的身旁，還有一個和她一樣高，一樣大年齡的漂亮姑娘。她身材非常窈窕，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含着無限的情意。當我的眼光觸到她的臉上時，她的臉突然紅了，接着緊緊的把頭埋了下去。二姊發覺了我的驚疑，突然噗哧一聲笑了出來，接着她將嘴一撇，對我說道：『弟弟，你看你，連繼芬表姊也不認得！到重慶才去了三年，回成都來甚麼人都變成陌生人去了。現在我就算是給你介紹了罷！』

二姊的話勾起了我的一段往事。那是在我回成都時的三年前，也是正常我初中畢業時，家裏強迫我，要我和這位蔣繼芬表姊訂婚，可是我却不願意。爲了要緩和這個空氣，所以我才到重慶去讀高

中。在高中三年的時光中，我並沒有回過成都一次，直到畢業後，才又重新投到家鄉的懷抱裏來。在重慶起身時，我會寫信告訴家裏我的行程，所以二姊和妹妹能算準了日子，到車站迎我。

在重慶時，父親常常來信提到我的婚事。我雖然不願意，但也不便堅決拒絕，只說等到考進大學或就了業才能和繼芬表姊訂婚。父親雖然不大滿意，只因我身在重慶，他不答應也沒法兒可想。可是，誰知道，我剛一踏到故鄉的泥土，繼芬表姊就會站在我的面前。

她和二姊一樣大的年齡，她們比我大兩歲，我那時正十八歲。兒時的我和她，很少接近；以致她在我的腦海裏，只有一個極模糊的印象。而別來三年，她更變得厲害了，乍然間竟使我不能認識她。

二姊給我們之間『介紹』了一下之後，我只微笑着對她點了點頭，她也微笑着對我點了點頭，並用那極細小的聲音，羞答答地對我說：『表弟，恭喜你。』

『謝謝你！』我又對她微笑了一下。

二姊已經僱好了黃包車，四輛車子魚貫而行，離開了牛市口，向城裏拉去。三年不見，成都好像都變了。自己是一個重情感的人，因此當時不免有點『今昔之感』。而想到馬上就會見到別來已久的爸爸和媽媽，不禁又感到十分快活。再想到從此將敘天倫之樂，和姊姊妹妹們生活在一塊，更覺得比在重慶時孤獨地過活幸福得多了。

拜見了久別的嚴親和慈母，會見了家中其他的人，自有一番說不出來的快樂。吃過晚飯以後，一家人都坐在園子裏乘涼，聽我講述三年來的經過。妹妹坐在我的身旁，睜着她圓圓的大眼睛，靜靜地

聽着；二姊不時插入一兩句詼諧的語句，給每個聽衆臉上增加了一條笑痕；母親有時聽得不大清楚，要我重說；父親把身子躺在籐椅上，抽着香烟，他的眼睛也永遠望着烟子，但臉上却是笑謎謎的；繼芬表姊也專心聽着我的談話，不時瞟給我溫情的一瞥，有時又低着頭弄着衣角，或許對着二姊微微的笑着。

直到我談得實在沒有什麼再可談的了，才將嘴收住；但大家似乎還不覺得十分滿意；二姊笑道：『弟弟，你應該談談你在重慶的戀愛故事，也好使我們替你歡喜歡喜。』

『戀愛故事？』我一本正經地說：『學生時代除了求學以外，根本就談不到其他；壓根兒就沒有和誰講過戀愛。』

家裏的人都爲我這老實樣兒忍不住笑了起來；連父親也在張開口笑。二姊便趁大家大笑聲中，又說了起來：『我也相信弟弟不會和別人講戀愛，因爲——』她說到這裏，神秘地望了一眼芬表姊，接着說道：『我不必說明，大家自然懂得我要說什麼。』

兒 芬表姊的臉紅了，死死地埋下了頭；我的臉也紅了，惡狠狠地瞧着二姊，而二姊却對我笑着。十六歲的妹妹也痴痴的對着我笑。整個的空氣蕩漾着輕鬆、甜蜜和神秘的氣氛。

滿 直到夜很深了，芬表姊才告辭回去，她向全體道了一聲再見，便掉頭要走了，那時她突然匆匆的對我一瞥。我沒理她的，仍坐着不動。二姊站起來拉了我一把，說道：『你也應該送送表姊呀！』我沒奈何，只好站起來，妹妹也站起了，於是四個人便同時向外面走去；才走到大廳，二姊把妹妹拉住

了，一股正經地對我說：『我和妹妹不送表姊了，你送表姊到門口去罷！』不等我說話，她已經和妹妹掉身走進去了。

我沒法子，只好送着芬表姊。我們彼此之間沉默着，一直走到大門口，她才先說話，聲音是那麼的輕細：『表弟，明天你不出街罷？』

『不！』機械地回答。

『那，』她頓了頓，聲音放點更小，幾乎使我不能聽見：『我明天一定來看你，』話一說完，她的頭已放到她的懷中去了。

『好！』我又是機械的一個字。

她上了車，默默地對我說了一句『再見』，當車子開始駛去時，她側過臉來對我輕盈的一笑。

進去後，二姊悄悄的對我說：『表姊真是死心眼兒的愛你。聽見你今天回來，別人特別跑來接你，陪你坐到這麼夜深。你不能太辜負人家的好意。』

我搖着頭。二姊鼻子裏『哼』的一聲，氣呼呼的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芬表姊就來了。二姊和妹妹陪着她到我的房間裏來玩，她們談得很有勁，我却老用報紙將臉遮着。一份日報，每一個字都讀過了，但她們還是不走。我只好重新一個字一個字複讀一遍。

後來二姊有點氣了，她跑過來一把將我的報紙抓下，氣狠狠地說道：『報紙上面究竟有什麼好看

的？看了這大半天還沒看完。一句話都不說，你是啞子嗎？」

我正要辯護，芬表姊却說話了：「二表姊，我們談我們的好了，他，」她的聲音突然變得哽咽，「他」不下去了。我被她這樣兒所感動，痴痴的站了起來，半天說不出話來。

二姊嘆了一口氣，走了出去。

妹妹望望我，又望望芬表姊，一臉的驚訝神情，她也跟着二姊出去了。

芬表姊沒有動，我也沒有動。我們都站着，誰也沒有瞧誰。

很長的一段時間過去了，我實在忍不住了，一股熱力的衝動，使我很自然的吐出了話來：「芬表姊，我們出去玩罷！」

沒有回答。

「看電影好嗎？好片子很多呢！」

她微微的點了一下頭，便說：「約二表姊和表妹一道去罷！」

看了三場電影，直到最末一場都看過了，我們才和芬表姊分手，她說了一句：「明天我再來。」她走後，二姊笑着對我說：「你已經對她改變了心腸嗎？」

我苦笑着說：「實在的，我不忍使她眼前太難過，所以才給她一點安慰，不過婚姻大事，眼前還談不到。」

「過二天你一定會愛她的！」妹妹緊靠着我說：「因為她真好！」

我報妹妹以微微的一笑。

以後，她每天果然照例多早就來了，手上總要拿點東西，吃的，用的，有時還買一兩本小說送給我。我一切領情，並且，從此我也不再對她冷淡，總是陪着她玩，不是看電影，便是玩橋牌，但總有二姊和妹妹在旁；我也不過把她當作我的姊姊看待。

看電影時，次序是這樣的：二姊，芬表姊、妹妹、我，絕不變動。有時二姊故意讓我和芬表姊坐在一道，而我結果還是非坐到原位子不可，我的理由是：男子必須坐末位，否則讓別人看見了就不大好。我之所以要妹妹接近我，是因為她比我小，我便於『保護』她。二姊除了恨我一眼外，可也沒有法子可想。

玩橋牌的時候，芬表姊總喜歡接近我，我也總很自然的讓開；因此使她感到怪難為情，也很感失望。我常常看見她皺着眉頭；但我可管不着她。

回家十幾天以後，我突然病了，而且病得十分厲害；發極高度的燒熱，時常燒得人事不省，亂打亂說；這全是因為歸途中受暑所致。這樣，使家裏的人都着了急；平常那樣快樂的家庭，爲了我的病，突然蒙上了悲愁的外衣。母親不時摸着我的額部，檢查我的熱度；父親忙着請醫生，研究病狀；二姊和妹妹都不離我的左右，尤其是妹妹，她是太愛她的哥哥。爲了我的病，她的眉頭老是深鎖着，連話也少說了。我清醒的時候很少，但每一次我清醒後，看見她們那種愛我的深情底表現，不禁使我深深感動了。我甚至有點高興我是一個害病的人。

而她——芬表姊呢？她比任何人還顯得難過些，比任何人還關懷我，她甚至連家也沒有回，就留宿在我家裏，飯量也減少了，有時還不吃飯。每一秒鐘都在我的身旁，極爲殷勤地侍候我。晚上，母親陪我宿，而她也非深夜不去。早晨母親還沒有起床，她已經悄然進來了，那幾天我的房門，晚上是開着沒有閉。

有一次，我從昏迷狀態中清醒過來，房間裏除了芬表姊外，並無他人。她坐在我的床邊上，正在發泣着。

我看見她沒頭沒腦的哭着，感到十分奇怪，因此問道：『你哭什麼呢？』  
她淚人兒似的望了我一眼，半晌才說道：『我害怕！……』

『你害怕？』我苦笑着打斷她：『表姊，你別爲我操心，我是不會死的。這些發燒和昏迷的現象，只因爲我身體孱弱才會發生，身體好一點的，就不會有這些情形了。』

『不！』她搖着頭說：『你別胡猜，我怎麼會想到那個上面去呢？』  
『那你又爲什麼會哭呢？』我覺得這倒很出乎意外。

『我不能說！』她淒楚地說。一面用手帕揩着眼淚。

她這神秘的樣兒越使我着急，不自覺地伸出手來搖撼着她的臂膀，殷切地說：『表姊，你一定要說出來，我高興聽！』

『你——』她驚疑了一下，終於吐出了這個字。接着眼淚花又掉了下來。

不出話來。

我覺得，我覺得自己並沒有發燒，倒是在發冷了；冷把我的心僵住，也把我的口舌僵住，使我說不出話來。

她揩乾了眼淚，突然說出了一句：『我知道你不喜歡我。』下面便停住了。

我仍說不出話來。

『所以，』她沙聲地說：『我知道我的夢都是白做了。我真害怕我自己的將來！』她又哭了。

妹妹的話又浮現於我的腦際：『她真好。』

『她真好？』我夢幻似的想：『她真好？』『她真好？』『她真好？』『……？』最後這三個字越變越大，越大越變。最後我從床上一躍而起，急急的穿好鞋子，便往門外跑去。

『你！』她大大的吃了一驚，怔住了。

『我的病好了！』我的聲音在門外。聲音真大，我平生還是第一次發出那樣大的聲音。

我急急地跑到父親的房裏。他正在房間裏踱方步，突然看見我氣喘喘的跑來，自然吃了一驚，他夢幻似的問道：『你怎麼了？』

『她真好！』我說。像是在對自己說話。

『甚麼她真好？你瘋了嗎？』父親莫明其妙的望着我。

『我沒有瘋，而且病也好了。』我平靜了下來，笑嘻嘻對父親說。好像爲了使他相信我並不是一個瘋子。

父親仍並不爲我這平靜的樣子而減去了對我的驚疑，反之，他倒更驚疑了，他喊道：「你的病好了，你真的是瘋了！怎麼你會燒得這樣厲害？唉，怎麼的一回事啊！」他頓着腳，長長的嘆着氣。

「爸爸，請你相信我，我一切正常，」我把他拉到一張椅子上坐下，然後才慢吞吞的說：「爸爸，我告訴你一件事，我願意和芬表姊訂婚，而且，我希望馬上就實行！」

「真的？」父親的臉上馬上堆起了笑容，因爲這件喜事太出乎於他的預料之外，以致又驚又喜的從椅子上一躍而起。

「真的！」我說。可是我馬上又倒在沙發上，而且更燒得厲害了。我的病並沒有好。

半個月以後，報紙上登出了一則廣告：

劉×× 爲次子楚冰  
 蔣×× 爲長女繼芬訂婚啓事：茲承×××先生介紹，特定農歷×月××日爲次子楚冰舉行  
 訂婚典禮，特此敬告 諸親友。

當天我自己讀着這則廣告，心靈裏交雜着一種莫名的情緒。這件事簡直出乎人意料之外。

芬表姊——我應該改口稱她爲「芬」了。她手上也捧着這張報紙，她俯倚着我，含情脈脈的問我道：「你今天快活嗎？」

我笑了。輕輕的吻了她一下。

妹妹一跳一跳的跳到我的面前，咧着嘴兒說：「我該知道你一定會愛芬姊，因為她真好！」

『她真好』三個字重新勾引起我的『創傷』：我想，要是在三年前知道『她真好』，就不必冤枉江重慶跑一趟。想到這裏，我真的深深矢悔了。

活潑的小鳥  
盧媛

瑛經過幾天幾夜的考慮，現在她決定了，她要 and 強離婚。對了，非離婚不可！她愈想愈有理，而且她已經把強的罪狀都搜集全了。他自私，這是沒有問題的。他不懂人情世故，這也是沒有問題的，他們現在住在她娘家，可是他一點也不敷衍她的爸爸媽媽。強是學園藝的，可是她爸爸有個很漂亮的花園，他一點也不理會，也不幫忙。最氣人的是強有時候却整天幫他自己的朋友修葺花園，不辭勞苦，至於他對她母親，簡直是傲慢無禮。他太冷酷！瑛想盡方法使他快樂，他却總是冷冷的，問他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地方，他總是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爲什麼陰陽怪氣的？他太孤寂！不歡迎朋友，她的老朋友來看他們，看見他那付冷板板的面孔，便自動地告退了。如果是她的熟朋友，不理會他，他就會戴上帽子，走出門，然後說一聲，『瑛，我出去走走，一會兒回來。』最難堪的，他一走之後，她的朋友便會釘着問，『怎麼啦？吵嘴了嗎？』瑛爲這樣的事，哭了好幾回。沒有用，他總是那樣的！他的外貌，簡直一無可取。鼻子太塌，嘴唇太厚，個子太高，走起路來愜愜的。還有，最後的理由，他的職業也不够高貴，他不是個醫生。

五年前，他們還沒有結婚。兩人都在重慶××大學圖書館做事。他不愛理人，顯得很驕傲，很愛鬱。可是她很喜歡他那矜持，莊嚴的風度。那付神聖不可侵犯的神色，祇有她父親——出名的外科大

夫施博士——穿着白大褂時可以比擬。她莫名其妙地喜歡他，而且決定要幫忙他，醫治他的髮髻，孤  
寂。

她開始和他接近。不到半年功夫，他們已常常在晚上在校園裏並肩徘徊了。從強的口中，知道他五歲時喪母，父親因為他是獨生子，特別寵愛他。他父親從未再娶，把全付精神用在管教他上面。他從小很少朋友，家裏也少有人來往。他愛冷靜，愛孤獨，愛讀書，不喜歡社交，更不愛與女人來往。

在一個美麗，恬靜的月夜，他們又徘徊在校園裏。強忽然說，『我有句話要說，不知該不該說。』瑛知道他是在求愛，或者竟是求婚，可是當她反問他要說什麼話的時候，他又說，『沒有什麼』了。瑛要鼓勵他，所以又緊逼了一步。『你有什麼要求，不管是什麼，說出來我會答應你的。』忽然，他轉過身，緊緊地擁抱了她，『我想我們應該結婚。』她果然答應了他。

他們半年後結婚了。兩人仍舊做事，分別住在宿舍裏。偶然也一同進城，看電影，住旅館，可是他們從來沒有過家。一直等到結婚後三年，美國的原子彈投在日本，中國纔勝利了。他們歡歡喜喜地復員，××大學搬回南京。恰巧瑛的家也在南京，自然，他們就住在瑛的娘家了。

結婚後在重慶的這三年，強沒有什麼改變。瑛想了許多方法想改進他，例如請朋友來家打『橋』牌，約朋友出去野餐等等。可是強依然孤獨，依然沉默，依然高傲，依然不喜與人往來，但是他們兩人之間却相處泰然。

勝利以後，住在瑛的家裏，物質生活舒服得多了，可是他們彼此間的感情，却日趨惡劣。瑛有更

多的朋友，更多的親戚來往，顯得更活潑，更能幹，更有生氣，而強却更沉鬱，更孤僻了。近來，他竟以『能幹的主婦』，『活潑的小鳥』，『交際花』一類的話來諷刺她了。她也有好幾次坦白地告誡他，勸他改變他的作風，並且很誠懇地問他，『我已盡我一切的可能來改善你了，請你告訴我，我還有什麼沒有盡力的地方？』她所得的回答是冷笑，或是冷冷的，『沒有什麼。』她覺得絕望了。她的家人，她的老朋友都不喜歡他，她決定要和他離婚。

離婚的事總得和人商量一下，不能太隨便的。但是跟誰商量呢？她想來想去，祇有跟她的表妹葦去商量。葦是個社會工作人員，很能了解人，她特別善於處理這類的事。於是她去找葦了。

和葦第一次談話時，她祇希望知道離婚的理由是否充足，法律上有什麼困難。可是葦的回答祇是說，『你再考慮一下，過幾天咱們再談。』這次談話，雖然沒有什麼結果，可是她心裏輕鬆多了。她在葦那裏談了個痛快，哭了個痛快。她流了那麼多眼淚，像是把心板上的一層積垢都沖洗乾淨了似的。

### 兒 孫 滿 堂

此後，她每隔一個星期，或者十天就去找葦談一次話。她非常寶貴她的談話，她覺得她真是獲益不淺。經過四個月的功夫，她逐漸了解：她根本不該把自己看得太完美，更不該時常存着改進強的意念。她也不該時常問強：『我還有什麼沒有盡力的地方？』這完全是解脫自己一切過錯的飾詞，祇有更激怒強的。她也覺悟了，住在自己的娘家不是好辦法。這樣，會使她永遠祇想做父母的女兒，而不想做強的妻子。她和強從來沒有過自己的家，可是他們是應該有的。她最大的發現，是她有希望強像

她的父親了。她沒有理由希望強也學醫，強的鼻子並不比一般人塌，嘴唇也不比一般人厚，自然比她的父親的鼻子要塌些，嘴唇要厚些。至於強的個子雖然很高，可是也並不高得令人討厭。

她和葦商量好了一個計劃。她想要搬家，自己組織家庭，而且她決定這件事要強主動，要強去找房子。在這四個月的過程中，她覺得她和強的關係有些進步，可是沒有什麼具體的跡象，等到她和強談到搬家的事，強高興得了不得。

強果然四出找朋友，找房子。有時他回家時很高興，把找房子的經驗詳細地述說一番。有時回家時很懊喪，找房子的事碰到了挫折。經過兩個月的功夫，終於被強找到了一所理想的房子。兩間正房，一間廚房，有自來水，電燈，不要頂費，一年交二千萬元的房租，一年後房東如不收回自住，還可以另訂合同。如果收回自住，還可退回一十萬元。房子不多，兩個人却很够住。最理想的是這房子前面有塊空地，可以種花。

最後，他們果真搬家了。強興奮得像過新年的大孩子。他每天很早回家，搭花架，種花，忙得不亦樂乎。一年的功夫，房間裏被瑛佈置得整潔明快，院子裏長滿了五色繽紛的花草。他們都很快樂，為他們的家驕傲。有一天，強還帶回家一個朋友，和朋友下圍棋。起初，他們在靜靜地下棋，以後，她竟聽到他明朗的笑聲。還有一天，他們倆在院子裏欣賞強所種的花草，強一一講述花草的名字，種植的困難等等。瑛一半報復，一半開頑笑地說，「你現在才真是位『能幹的丈夫』！」強笑了，笑得非常自然，非常天真。

最使瑛感動，也最使瑛快樂的是有一天，強居然說，「你想我們該到你家去看你的爸爸媽媽嗎？我們該帶些什麼禮物給他們呢？」

「對了，我們該去看看他們去了。我們也該去看看羣。」

「誰？」強問，「你的表妹？」

「是的，我們的好朋友。」

# 西風社圖書目錄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黃嘉音譯	一元六角
澤生	六 沈復著 林語堂譯	二元六角
戰地春	夢漢明或著 林毅今譯	二元四角
流浪者自傳	台維斯著 黃嘉音譯	二元四角
流犯徐生記	(長篇驚險自傳) 黃嘉音譯	一元三角
抗戰中國的故事	(九週得獎文集)	八角
天才	夢 (三週得獎文集)	一元
幼童救暴	沈陳式譯 黃嘉音編校	一元三角
古文小品	(漢英對照) 林語堂譯	一元
冥冥之遊	(漢英對照) 林語堂譯	一元
榜位歧途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一元七角
光明之路	(信箱集) 土紙本 黃嘉音主答	六角
希望和幸福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一元四角
牙	廣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八角
達	官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八角
空	遊 (徵文集)	一元二角
文明	病 (社會暴露文集)	一元七角
我愛講的故事	(土紙本) 黃嘉音著	六角
廣島被炸記	(尤社版) 黃嘉音譯	九角
阿丹諾之鐘	(尤社版) 林友蘭譯	一元
醫生對新娘的一夕談	(家社版) 張紫洞譯	一元
兒童的性問題	(家社版) 江同譯	二元
兒童訓導指南	(家社版) 江同譯	二元
胎兒的故事	(家社版) 劉祖洞譯	一元
孕婦保養法	(家社版) 劉本土醫師著	七角

實用避孕法	(家社版) 郭泉清醫師著	八角
怎樣教導子女	(家社版) 唐現之譯	六角
黑孩	子 (家社版) 黃永持譯	八角
魔窟	(家社版) (大中) 生得斐文集	一元
實用育嬰問答	(家社版) 黃嘉音、江同編譯	一元四角
婚姻生活指導	(家社版) 葉暉 黃嘉音譯	二元
嬰孩保育法	(家社版) 江同譯	八角
小兒疾病常識	(家社版) 江同譯	八角
女性生理與病態	(家社版) 危存恆譯	八角
嬰兒日常生活	(家社版) 江同譯	八角
新藍球裁判法	(體育社版) 彭文餘編	四角
西風合打本(一、二、)		六角
西風合打本(三)		三元五角
西風合打本(五、九)		三元五角
西風合打本(六、八)		五元二角
西風合打本(十五、十六)		四元
西風劇刊合打本(一、二)		七元
家合打本(一)		六角
家合打本(二)		四角
家合打本(三)		三元五角

上列各書價目照金圖發售，如有變動當以收到時  
本社門市價目為準，西風及家定戶在明定單號碼  
者一律八折優待。

(照 倍發售)

1951 叁月十四日

送版處贈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兒孫滿堂

選編者 家雜誌社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家雜誌社

上海(23)膠州路  
一八六號  
電話三九五七八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5-4  
302325

